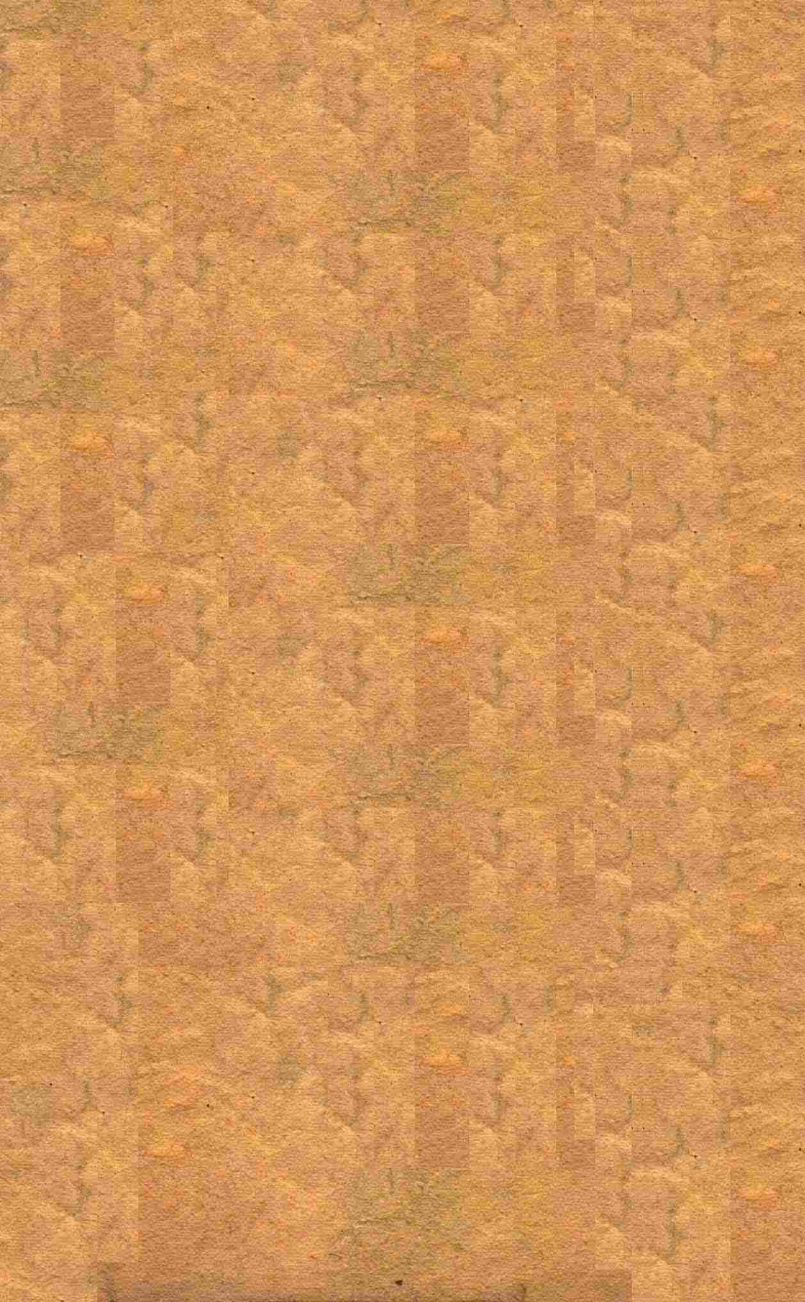


女俠夜明珠

女俠夜明珠



虛情假意的，我不喜歡，祇我說話算數，領你過河了事，如不嫌我是小孩，看得起我，交個朋友，就對你說實話，還許幫個小忙，你看如何，二人聞言，料有原因，同聲答道，你我萍水相交，一見如故。老弟又是我輩中人，那有不願交友之理，幼童不答，轉問二人姓名，二人照實說了，幼童立時喜道，二位大哥，果然人好，我祖父在此，隱姓埋名，已十餘年，外人祇知姓王，實在姓柳名漁我叫柳青，你們的事，我全知道，所追那人，因受高人指教，過河便要改路，如不是我同行，決追不上，李大哥不要心忙，跟着我走，不特把人尋到，還可助他脫險呢，李善先見幼童，和辛良牽着兩馬，沿河而行，且說且走，脚底甚快，已然走出好長一段，尚無過河之意，惟恐錯過，兩次想要詢問，均被辛良，暗中止住，聞言，警問老弟，怎知愚兄此行來意，柳青笑答，本來祇知一半，方才童家三弟來說，才知大概，暫時無暇細說，我知你們心急，但是對岸地勢灣斜，又有兩條岔道，夜明珠走的，是條小路，聽童家姊姊說，這女人不知好歹是非，剛復自恃，你們和他，並無深交，就是追上，也無法和他說話，他又不認好人，一個不巧，反遭輕視，轉不如上來分路，不和他一起，過了張店，他必被人困住，我們也恰趕到，正好救他出險，豈不是好，據我所聞，二位哥哥，此行不易，越往前，敵人越多，真個大意不得呢，辛良接口道，賢弟便是昔年，名震北五省，鐵臂蒼龍，柳八太爺的令孫

麼，此老昔年威名遠震，交遊遍天下，無人不知，柳賢弟是他令孫，方才行時，曾往屋後會人，必是先前所見楊童一位小俠無疑，後來又和八太公稟明才走，可知前途之事，童柳二位老俠，定必知底，公子照他所說，決無差錯，李善聽要分路，惟恐錯過，還自遲疑，及聽這等說法，辛良又在連使眼色示意，兩次欲言又止，後見路走更遠，還未過河，聞言忍不住說道，此行實是受人之託，暗中相助，浦俠女是否看得起我，並不下，如追不上，却是誤事，柳奇笑答，李大哥，你哄我呢，聽昨日二姊他們說，李大哥愛那夜明珠，命都不要，是個癡子，你這樣熱心，人家偏不領情，事前追上，萬一人家不理睬你，莫非也不難過，李善聞言，想起心上人，祇見過兩三次，並未交談，昨夜他被囚僧所困，自己爲他解圍，將囚僧引開，他却不顧而去，這等急迫，即便追上，也實難於推辭，再想柳奇語意，分明自己心事行跡，已被這些不知姓名的男女少年英俠看破，由不得臉上一紅，方想詢問，所說二姊是誰，柳奇忽然笑說，前面就是過河之處，二位哥哥，伏我包拿好，由我開路，牽馬過去，說完到一大樹之下，柳奇將小包，交與辛良，請二人上馬，自把上衣鞋襪脫掉，祇穿一條破舊短褲，往下面河灘上走去，才入那河岸，比方才過渡之處，還寬得多，水面却淺，兩旁大片蘆灘，水深祇三數尺，寬僅三丈，果然容易渡過，李善見柳奇，到了下面，便似蜻蜓點水，祇兩三縱，到

了水邊，快要上去，忙喊，賢弟快回，一同騎馬渡過，免得受涼，跟着，人也趕到，柳青回首笑答，你不知道下面，還有沙窩，恐馬失足，水流又急，你看這一帶有船麼，辛良也說，昔年，河水甚大，近來逐漸乾涸，船已難通，漁村衰落，便由於此，往來舟船，祇到黃葉渡前，便轉支流，不往這一帶來，再往前面，便有深有淺，河底竟是淤泥沙窩，非有人領路不可。柳賢弟必是家傳水性，不如由他去罷，話未說完，柳青已令二人暫停，自往水中竄去，那水看去最深之處，不過四五尺，柳青到了水裏，直似一條大魚，動作極快，祇見水面上，激溜亂轉，陽光之下，照見一條白影，往來遊行，無什響聲，不似尋常游水的人，手足亂動，打得水面上，泡沫橫飛，人在水裏，身子微一屈伸，雙足一登，便是一兩丈遠近，水面上立時起了一條白線，姿態靈活，十分好看，李善初次見到這好水性，正在連聲贊好，柳青已在上下游十餘丈方圓一片，往來遊行了兩遍，忽由水中冒起，笑道，這裏本來水淺，祇爲前兩日，一場大雨，水漲起了一倍多，且喜找到一處石梁，甚是平整，雖有浮沙，並不甚厚，祇有二三尺深，二位哥哥，盤坐馬上，便不致於打濕衣裳了，說罷，拉了李善的馬，沿着河灘，走了幾步，笑說，這條石梁，今日才得發現，有寬有仄，非走直線不可，辛兄最好後走，以免馬蹄濺水，濕了衣服，說罷，拉馬入水，果然祇到馬腹以上，李善恐濕衣履，便立在鞍上，回顧辛良，也縱馬

入水，隨後跟來，行囊已盡在身後，雙手握着馬鞍，頭下腳上，口銜馬繮，倒立馬背，隨後跟來，當地水流更急，柳青連喊留意，見一馬雖受狂流衝激，毫不偏側，到了岸上，把濕褲擰乾，擦去水漬，更換乾衣，把褲棄去，笑道，我本意渡完一個再渡一個，想不到這兩匹馬，如此好法，辛良道，好在老弟，不是外人，此馬乃是關中第一位大俠段濤的兩匹雙龍駒，不然那有如此馴良呢，柳青聞言，拍手笑道，昨日我聽人說，李大哥主僕，騎有兩匹名馬，沒有在意，想不到會是段大叔的雙龍駒，早知如此，方才也不担心了，辛良問故，柳青答說，李大哥追人心急，上路再說，有了此馬，又快又好，我們還可搶往前面，早到一步，張店前面，白沙溝，有一土山，夜明珠無論如何走法，均可望見，他雖先走一步，還未打尖，聽說他最愛此馬，另外還有一匹好騾子，走得也是極快，平日十分珍貴愛惜，決不捨得馬不停蹄，一味亂跑，中途非歇馬打尖不可，我們却都吃飽，方才我祖父命人，給此馬喂了許多豆子，兩斤好酒，說是此馬貴重，不可亂吃野草，走了長路，要先溜一陣，等汗乾後，再喂，看得甚重，走時，又對我說，過河再騎，馬剛喂飽，此時不可上去，有這一頓飽餐，明早再喂，都不妨事，原來知道此馬來歷，我還不曉得呢，反正不忙，率性再走一段，上騎如何，李善本想三人並着兩馬，就此上騎，聞言，才想起日前此馬不分日夜，一路飛馳，果太勞苦，幸而泰山遇雨，養息了數

日，由昨日起，又是一夜整的，方才歇了不多一會，剛剛喂飽，不宜快走，心上人昨夜在蔡家，看完信就起身，也許飯都未吃，看他半夜途中，尙且停歇，過河之後，必往鎮店打尖喂馬，柳青所說，甚是有理，心中一寬，又恐把馬跑壞，隨口應諾，便同起身，因見當地坡陀起伏，山嶺雜沓，四無人煙，秋深木落，到處黃葉飄蕭，甚是荒涼，好在脚下都快，先由辛良牽馬，隨在後面，朝前飛馳，後來看出那馬，竟通人性，靈慧異常，自信脚程，可能追上，試將內中一匹，馬繮鬆開，繫在判官頭上，果然追隨人後，不肯離去，柳青回顧笑道，聽說此馬，一名大龍，一名二龍，祇要經過主人吩咐，命隨何人，除非主人有話，便不會中途離去，到了地頭，不用再繫馬繮，無論何時何地，相隔多遠，聞呼卽至，待我試他一下，說罷，飛馳向前，連縱帶跳，趕出十餘丈，偏向一旁岔道之上，連呼大龍二龍，那馬祇擡頭略抬，望了一望，仍隨辛良之後，並不過來，李善也自趕往前面，所行却是正路，一時好奇，試喊了一聲大龍，內中一馬，立由辛良身旁繞過，四蹄翻飛，歡躍而來，其行如飛，晃眼趕到身旁，昂着驕嘶，頭朝李善胸前，不住挨擠，馬尾連搖，神駿非常，李善見他，竟知人性，好生喜愛，柳青也自趕回，急喊辛兄停步，再試一下，喊了兩聲二龍，後面那馬，仍不理睬，李善覺着好玩，把手一揮道，大龍你先回去，叫二龍來，隨又喊了一聲二龍，大龍立朝辛良馳去，辛良

已依言立定，先喊了兩聲大龍未應，及至李善發令，前馬方始馳回，後馬也一路驕嘶，奔騰而來，兩馬對面交錯，睜眼全到，後馬也和前馬一樣，朝着李善，不住挨擠親熱，十分依戀，辛良也帶前馬趕到，三人重又上路，柳青童心好玩，又同試了兩次，均是如此，試出兩馬，祇聽李善一人指揮，辛良祇能帶馬，却不聽話，正說起好笑，同誇馬好，兩馬由此，均緊隨李辛二人身後，不時昂首驕嘶，朝着二人，身旁亂拱，那叫二龍的一匹，更是神駿，到了後來，竟將李善衣角咬住，輕輕扯動，三人原因那條路，不大好走，打算到了前面野地再騎，見狀，才知那馬催騎上背，笑問柳青，答說我和辛兄，人均瘦小，同騎一馬，比較省力，李善一心趕路，隨口應了，辛良料知柳青，必有話說，上馬之後，柳青笑道，這類好馬，我還是初次騎到，你抱着我，由我拉纏，我還有話說呢，說時，李善因見前途，乃是一條山溝，恐路不熟，便由辛柳二人在前，二人邊跑邊說，辛良才知黑天雁，對於文珠，志在必得，除多約能手，遍佈埋伏而外，並令兩名死黨，帶了幾個得力的心腹，分頭查探，隨時調度，滿擬未過黃河以前，必將文珠擒住，好在請出的人，多是硬漢，事前又經老賊，拿話一激，料定無論如何，決不吐露真情，不怕洩漏，誰知天下事，不能盡如人意，這頭一關，設在泰山，因知文珠山中有一好友，祇一經過，必往訪看，對方師長，是個隱居多年的前輩異人，最不好惹，雖然避免

犯他規例，終恐弄巧成拙，惹出事來，故此所約的人，均是能手，並有三個擅長毒藥暗器的賊黨，滿擬手到成功，即便有人出頭，好漢也打不過人多，做夢也沒想到，先是宮氏兄妹，和李善一見投緣，又在事前，聽一好友之勸，那人和關中華山諸俠，原有深交，惟恐雙方，引出誤會，兩頭解勸，再和李善，一見如故，交了朋友，想起連日所聞老賊卑鄙無恥的行爲，和所用陰謀毒計，不由有氣，本人退出，不再參與，並將老賊所請一個姓田的能手，拉在一起，借了幾句閒話，抓住過節，不再伸手，下剩還有一個，名叫余仁，原是陝甘路上，一位怪俠，外號醜華陀，此人內外功，均臻絕頂，又打得一手好暗器，精通醫理，手到回春，老賊去年才與他，無心相遇，看出對方，是個異人，用盡心力，百計結納，余仁近十年來，祇在北天山一帶走動，每隔一兩年，才回長安掃墓，來去匆匆，停留日少，偶往山東河南一帶閒遊，無心巧遇，一則不知細底，又見老賊，神情謙和，滿臉春風，乍見之時，氣味甚好，文武兩途，俱都來得，相待又極優厚，於是投機，結爲朋友，這次，老賊求他相助，頗費苦心，余仁見老賊對他，雖極尊崇，待若上賓，但他寨中，往來朋友甚多，從不爲之引見，偶然說起，必說余兄世外高人，今之大俠，這般江湖中人，實在不配與你相交，你又獨往獨來，性喜清靜，故此不爲引見，人都喜歡恭維，余仁起初，也未能免俗，這日看出老賊，對那般人一樣禮重，想

起可疑，假意辭去，老賊先是挽留甚苦，後才露出不久有事相求，余仁早就料到，禮下於人，必有所爲，心想，萍水相逢，受他如此厚待，理應遇事出力，對方平日談吐氣度，無一不好，以爲江湖上，有件仇家，並沒想到爲色而起，乘着酒興，滿口答應，老賊跟着，便請余仁，再過半月光臨，當面奉託，余仁見他說話吞吐，便留了心，假意泰山訪友，暗中查探，見自己走後，老賊立發傳牌，和親筆書信，召集徒黨，和江湖能手，有名人物，藉着生日，大開羣雄會，向衆聲言，人已中年，前妻早死，膝下無兒，苦愛文珠，已有多年，望諸位高親貴友，成全此事，等衆答應，然後分別重託，暗中密計下手之法，男女相愛，原無足奇，何以如此勞師動衆，心中奇怪，平時往來江湖，都是孤身，無什同道，山東河南道上，這般人物，祇幾個彼此聞名，都未見過，當時不知何意，及至回去，聽老賊當面一託，才看出對方好些口甜心苦，不實不盡之處，由不得心生鄙視，暗忖，我已答應在先，如何不氣，好在對方，祇要我在暗中監防所請同黨，隨時助他成就，並無喪天害理之事，此人居心，雖然不善，相交日淺，等到事情過去，再與疏遠，也是一樣，便不動聲色，慨然應諾，及至到了日期，照着老賊所說，先期趕往泰山，因和文珠不曾見過，心想，雙方世交兄妹，平日情分既好，儘可明白求婚，何必用什陰謀詭計，驚動多人，又聽說起文珠文武全才，美如天仙，意欲迎上前去，看看

底如何好法，特意借故，提前起身，文珠不會遇上，李善主僕，沿途打聽，却被問出，心疑李善，是文珠情侶，老賊爲想把此女，佔爲己有，才有這等作法，立即回身追來，竟比李善，先到半日，日前往遊泰山，那客店曾經住過，因受老賊之託，知道香客遊人太多，便包下來，店夥見他，形貌雖然醜怪，人却和氣大方，也未留意，當夜大雨發現李善主僕，前往投店，便去後院窺探，本心是想此人少年英俊，武功似有根底，如與文珠，愛好在先，議定婚約，便不助老賊作那瞞心昧己之事，及至冒雨去往後院，暗中窺聽，正趕宮氏兄妹，與李善談投了機，爲老賊洩底，覺着二人，既受老賊之託，至多不以爲然，中途袖手，不應又幫外人，反復無常，便冷笑了一聲，隨手打進獨門煉就的三棱劍，隨即回房，跟着，李善生病，張福冒雨延醫，因覺此人少年英俊，文武雙全，也頗難得，照他所爲，必死羣賊之手，何不借着醫病，對面查探，如是一個祇會武功的純袴子弟，浮浪少年，便由他去，否則，將人醫好，加以警戒，免其送命，剛一進門，便見到生平惟一好友的信旗，已料李善，不是庸流，再見阿靈，爲主忠義，再三哭求之狀，人又靈慧，細一查看，竟是極好資質，越看越對心息，便起收徒之想，後又發現李善，是個童男，武功頗好，身有隱疾，看在信旗主人面上，也無坐視之理，無如生平言行如一，已然答應人家，這頭一關，必須出手，幸與老賊約定，自己身有要約，必須前

往，由當日起，至多候滿三日，到期無事，便須離去，除非這場想不到的大雨，連下三天，萬無袖手之理，借開藥方爲由，留下一紙警告，說對頭厲害，日前當衆聲言，把文珠視爲禁巒，無論何人，休說娶之爲妻，祇要轉什念頭，決不放过，此女美貌，回南日久，乃師遺命嫁人，已過年限，萬一此行，同有伴侶，祇要是個男的同路，便請諸位下手殺死等語，似你主僕，這等窮追，被賊黨看出，休想活命，天下多少美人，何苦如此，最好候到第三日午後起身，即便不肯中止前念，也可免去好些危害，本意還想設法阻止，或把信旗，傳揚出去，回房又遇見一位前輩異人，和一位姓孫俠女，向其力勸，不等天明，便自冒雨走去，雨住之後，宮氏兄妹，和那姓田的，拿了那枝小劍，和第一夜余仁所約地點，趕往後山，打算與之決一勝負，正要交手，異人師徒，同姓孫俠女，忽來解圍，雙方化敵爲友，互相約定，不管閑事，祇作旁觀，余仁所約時限已過，更有說辭，李善這面，原有幾個能手暗助，均是有名英俠之士，本來早已大勝，誰知老賊，心多計巧，既恐所約的人，不爲盡心，又恐後山兩師徒，恰巧趕回，不是敵手，另外又派有好些盜黨，分成幾路，同時下手，豁出同黨傷亡，好歹將文珠，生擒了去，內有幾個，並還是慣用迷藥的，黑門中人，幸而另有幾個少年英俠，往遊泰山，無意中，探出此事，同行還有一位老前輩，與宮氏兄妹，多半相識，立時仗義出手，內有兩人，發現

阿靈，爲毒蛇咬傷，中毒甚重，再聽富金三人，說阿靈如何忠義，便分出兩人，將他往黃葉渡，前和辛良動手的二童，也曾同往，均知此事，那姓孫的俠女，和童家一位女俠，原是師姊妹，也趕了來，談起老賊，約人太多，步步爲營，偵騎四伏，文珠一舉一動，全都得知，雖然馬快，文珠愛馬太甚，跑上半日，必要歇息，本就容易追上，何況由泰山去往德州，好幾條路，都有賊黨埋伏，由此渡河起身，雖然較好，過去張店八里坡，有一大廟，斜對面還有一個大寨，內中主人，均是老賊約出來的有名盜黨，人多勢衆，厲害非常，此是必由之路，文珠年輕美貌，到處荆棘，他那一身裝束，和坐下白馬，更是標記，賊黨一望而知，一經發現，一面軟硬兼施，或明或暗，將其困住，一面急發傳牌火箭，通知各路賊黨，層層阻隔，插翅難飛，柳青因聽楊童兩小弟兄，說起此事，正趕日內，要往張店附近，訪探親友，便向乃祖力請，意欲借此歷練，始而不允，後經苦求，忽然笑諾，祇說你去也好，你看人家前途多事，但決無害，跟去原可，祇不許任性，隨便和人爭鬥，你想交的兩人，一是剛歸正的綠林中人，一是富貴人家公子，如其輕視，至多送他過河，必須回來，不許勉強巴結，祇願貪玩好事，叫人家看你不起，我知爺爺，素來好勝，才李大哥，不肯收回酒錢，我真着急，再要一推，我幾乎去不成了，我看大哥，對你驢好，你年紀比他大，一口一句公子，多麼刺耳難聽，都是

一樣朋友，什麼公子母子的，二因你這樣，祇好叫你二哥，心中却是不喜，難怪他們常說，官場中人，許多討厭，本哥那樣好人，也有習氣，別人就不必說了，辛良忙把昨日，李善爲他講情經過，說了出來，力言，李善上來便以朋友相待，實是自己感恩心甚，又與蒙面人，有約在先，卽此已覺未能踐言，祇管李善客氣，多少也該有點表示，爲此各盡各心，稱呼不同，不能怪人，柳青笑答，這就莫怪了，這等稱謂，終是刺耳，大哥不是那樣人，那黑衣蒙面人，照你所說，不是華山弟兄，便是龍山四友，也不是不通情理的，就我之見，旣然大哥有話，其意甚誠，你也不必過於卑下，把公子二字去掉如何，辛良原因黑衣人，似想借此試他，爲踐前言，一任李善勸說，始終不肯改口，聞言，細一盤算，也覺無聊，好在李善，十分投緣，人又極好，隨口應了，二人併騎了一陣，又問出好些事來，李善雖聽辛良談起柳漁威名，和柳青那等說法，不見到人，心終不放，一上馬背，便朝前面，加急急馳，正行之間，馬的肚帶，忽然跑斷，祇得下馬收拾，因見前面二人，剛順小路，轉折過去，心想，相隔不遠，也未呼喊，等到收拾好了肚帶，二次上馬飛馳，不料馬行太快，這一停頓，兩下相差，已有里許來路，那轉角之處，有一岔道，兩崖對峙，中藏山溝，沿途均是高樹垂楊，入口一帶，又多野麻，因這條路，比較難行，尋常無人經過，前面一條，却是平整寬大，辛柳二人在前，談得正在

高興頭上，沒想到李善中途下馬，以為尙在身後，而那條路，又是去往張店賊廟的祕徑，好些地方，均可掩藏，不致被人看見，信馬急馳，且談且行，忘了回身招呼，李善過時，又因心急前行，遙望前面，有塵頭飛起，路又正對，不曾發現右側樹蔭下，還有一條小路，祇當二人在前，連忙飛馬疾馳，朝前趕去，一口氣趕出七八里，覺出途徑灣環，由西北偏向東北，與柳青途中所說，好些不符，前面二人，也未追上，方才塵土飛動之處，已早趕過，沿途岡嶺起伏，景物荒涼，到處衰草凌亂，好似難得有人由此經過神氣，心中奇怪，暗忖，前段祇是一條野路，地勢平坦，草也不多，這一帶，地面崎嶇，到處都是野生樹林，岡巒起伏，高高下下，共祇見到兩處荒村，人家房舍，十九坍塌，有的還有火燒痕迹，始終不曾見到人影，先前下馬，忘了招呼，就算前面二人，馬行太快，中途回顧，見我落後，也必回馬相待，如何不見，莫要把路走迷不成，心中一急，見附近有一土坡，便縱馬往上馳去，打算登高四望，查看前馬踪迹，到頂一看，當地除了幾處小山，便是澗谷林野，山雖不高，路却難行，又有林木斷崖掩蔽，那看得見人馬影迹，心正愁急，那馬似知主人迷路，忽然昂首嘶嘶了兩聲，待往坡下走去，猛想起此馬性靈，也許知道途徑，正想對馬訴說，試令其往尋同伴，猛瞥見相隔半里，樹林之中，有人走動，覺着馬多聰明，也是畜生，既有土人，正好向其詢問，便朝側面馳

去，那馬連嘶了幾聲，幾次偏頭作勢，似欲退回原路，均因那人，相隔甚近，以爲祇要問出柳青途中所說的兩條路，便可趕到，同時，又想起柳青曾說，張店側面八里坡，有一小山，可以望遠，兩下分開時久，必要尋來，已快到達，還是向那人問明途向，再走爲是，那片樹林，偏在西北，轉眼便到，中途遙聞空中，似有異聲飛過，沿途多是高林，回顧不見，急於問路，也未在意，初意，方才所見，必是當地土人，及至趕到林中一看，原來那片樹林，在一高坡之上，林中所孤零零的房舍，倚崖而建，崖旁流水潺潺，瀑布下垂，門前空地之上，有一大圓石，兩個石墩，相對分列，石旁一株老松，天矯如龍，蔭蔽數丈，宛如一片曲柄華蓋，將那圓石罩住，陽光正照其上，兩旁各坐一人，正在對奕，一個前朝山民打扮，白髮紅顏，衣冠高古，身材也頗偉岸，對坐是個瘦矮老頭，打扮得非僧非道，頭上挽着一個髮結，貌相清秀，拿着一個棋子，在石上微微敲打，發出金石之聲，與松風相應，清越聾耳，棋子似是金鐵所製，頗有分量，本意問路，及見二人，丰稟冲和，所居房舍不大，但極清潔，旁邊小畦兩方，種有不少菊花，秋光冷豔，五色繽紛，亭午松陰，悠然對奕，又穿着那種難得見到的服裝，意態蕭閑，在在顯出高人雅致，自己走到石前，竟如未見，料是山中隱居的高士，人家正在構思之際，不便冒然驚動，想等對方開口，再行請問，便立旁邊恭候，以爲自己牽馬在側，主

人斷無不問之理，誰知二老，全不理會，那棋下得又高，頓觸夙嗜，先是無心觀看，祇想對方開口，略問幾句，就走，沒打算多延時候，及見二老棋藝精妙，從所未見，越看越有意思，不禁看出了神，剛悟出好些道理，猛覺手中一動，那馬忽然掙脫了韁，往外走去，匆促間，不知何意，回身想要趕去，忽聽上首白髮紅顏，胸飄銀鬚，山人打扮的一個，喚道，少年人回來，那馬不會遠走，必是跑路太長，有些內急，恐污了地的地方，一會自回，不必多慮，我看你也似會家，何妨多看一會，李善見那首銀，慈眉善目，笑語溫和，看年紀當在八九十歲之間，面色偏紅，又清又脆，心雖奇怪，因忙趕路，好容易看到對方開口，忙加事去往張店，中途迷路，同伴不知何往，意欲尋人探詢，因見敢驚擾，侍立在此，身有急事，難於久停，還望指示一二，改頭，接口答道，少年人不曉事，這裏近年毛賊甚多，方才曾放必又出動，你已把路走錯，如朝原路退回，難免遇上，不如看我二人對奕，等他撲空，回巢再走，就無妨了，李善見那老頭，形貌清瘦，神情頗傲，也未細詳語意，恭答，後輩還有兩個同伴，中途走岔，必要尋來，如有賊黨，難免相遇，我雖不才，多一個幫手，總好一些，何況，後輩等三人，無什長物，也許不致被人看中，話未說完，上首老人笑道，你晚走個

把時辰，便少好些麻煩枝節；少年人不免在外走動，何苦來呢，下首老人，看出李善，神情愁慮，忙着起身，那馬也自回轉，銜着李善衣角，往外連扯，微笑道，杜兄不必再勸，此馬真個靈巧可愛，由他去罷，好在，底下的話，還未說完，上首老人，已點頭接口笑道，老夫少年時，也和你行徑，差不許多，這也難怪，你由此往西，直向西南，由一片滿佈松林的高岡穿出，或者不致與賊遇上，你那同伴，也——，可在林中候，一同上路，原來小路捷徑，却不可走，你們馬快，趕出一段，

你

那同伴，知道此間地理，已與賊黨交手，到了岡上，也可望自來時所聞，竟是響箭，越發心急，匆匆謝別，也未細想，索二老笑語之聲，彷彿說了句此人太莽，焉能不問，先疑說的自己

教，並未失禮，也許說的旁人，心裏尋思，忽聽遠遠喊殺之聲，心方一動，龍，已一聲長嘶，竟不照老人所說途徑，一路竄山過澗，朝側面飛馳下去，鬃毛根根倒嘶相應，好似大龍所發，二龍所去之處，正是人喊馬嘶的一面，馬行極快，鬃毛根根倒緊，性發如狂，與平日迥不相同，料知幸柳二人，業已遇賊，也許文珠在內，念頭一轉，越發惶急，馬也不聽招呼，一味朝前，猛竄飛馳，從來無此快法，身子和駕雲一般，祇見兩旁山石林木，電也似急，朝身後倒退下去，沿途地面，宛如狂波急流，由脚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是方才下首對奕的瘦矮老人，不禁心動，暗忖坐下馬，方才飛馳，何等神速，此老怎會趕在前面，越嶺而過，固較抄近，但是此嶺，也有二三十丈高下，來路嶺後，更是陡峭，中間還隔着一條深溝，如何飛渡，再一回憶，方才所聞之言，均似有因，又見柳青，再四攔阻，不令上前，等到說完，老六已由嶺下樹林中，繞往戰場，看去和尋常行路一樣，不知怎的，共總幾句話的工夫，便由嶺脚，繞出林外，料有原故，祇得把馬勒住，柳青隨道，這位老人家一來，羣賊非晦氣不可，我把大龍牽來，大哥先不要走，少時細談，就知道了，李善見他，詞色堅決，祇得點頭，心想，老人必是一位前輩英俠，柳青如此說法，羣賊必不敢強，再往前面一看，老人已坐向林前樹根之上，似在旁觀，並無動作，羣賊分成四面，將文珠辛良，圍在中間，口中笑罵調戲，正在高興頭上，先未理會，老人到後，李善見未出手，方自失望，又見文珠，手法漸亂，頗有寡不敵衆之勢，實忍不住怒火，正待縱馬下去，忽見辛良，朝文珠說了兩句，同往老人身旁殺去，羣賊自是不捨，二人且戰且逃，相隔老人坐處，約兩三丈，爲首一賊，又自賣弄，飛身一躍，縱到前面，想把二人去路擋住，正往下落，老人倏地把手，微微一揚，當頭一賊，忽似斷線風箏，身子一偏，跌倒地上，羣賊有心戲弄文珠，照例每次逃走，祇是在後吶喊笑罵，並不真個上前追殺，等到逃出一段，再由爲首二賊，飛身上前，攔住去路，盡

情調笑，逼將回來，文珠幸良，均非二賊對手，祇得回身，轉往別處突圍，二賊又跟踪趕去，如法泡製，似這樣，四方八面，前後追截，已非一次，二賊一面買弄本領，口發狂言，同黨再一吶喊助威，全把二人，認作網中之魚，毫末留意，見二賊飛身縱去，便即停步觀望，滿擬敵人，必被逼回，做夢也沒有想到，快要落地，無故受傷，幸良素來手疾眼快，先受羣賊戲侮，心中恨極，猛瞥見側面樹根上，多了一個白衣老人，心中奇怪，料非尋常，打算試他一下，故意指點文珠，同向老人這面突圍，及見爲首一賊，無故跌倒，彷彿受傷頗重，越知所料不差，心中恨毒，便不再發話，相隔又近，搶上前去，就是一刀，那賊并非黑天雁所約同黨，因聽人說，老賊大開羣雄會，想將文珠，巧娶爲妻，人極美貌，又多財富，便生了心，正打算暗中順路趕去，文珠中途改道，恰好遇上，二賊一名茹燕，外號小大聖，一名雲裏鑽，飛刀伍龍，在離此七八十里的白龍岡爲寇，沒有多年，吃綠林飯，雖然不久，因其武功特高，得有高明傳授，手下同黨，全是能手，寨中人數不多，除同黨十多人外，祇有限幾個服侍盜黨的嘍囉，個個心狠手黑，平日搶劫，行踪飄忽，往往遠出千百里外，做上一票，便即回來，遇上客商敵人，照例不留活口，也不懂什情面，黑天雁和他難惹，爲首兩人，又都好色如命，素無深交，故未下帖，二賊本就有氣，以爲看不起，當日一早得信，便率賊黨尋來，一見文

珠，果是美貌，越動淫心，一面下令，不許傷害，四面合圍，打算威逼降順，先調笑一陣，再不服輸，立即下手，文珠武功雖好，打不過人多，雖有辛良相助，依然是無濟於事，鬥了一陣，二賊見文珠，滿臉怒容，不肯屈服，正待動強，見往林前跑去，茹燕比較伍龍，還要凶狡，意欲爭先，搶前縱去，不料人在空中，正待轉身下落，猛覺一股疾風，迎面撲來，當時胸前一震，瞥見前面不遠，坐着一個白衣老頭，裝束得非僧非道，神情可疑，心中一驚，未容轉念，人已閉過氣去，跌倒地上，吃辛良一刀斫死，伍龍和衆賊黨，不知茹燕，是爲老人所殺，還當中了敵人暗器，打落之後，又被斫死，不禁暴怒，同聲咒罵，趕上前去，要將辛良，剝爲肉泥，把文珠擒去，強姦之後，再行殺死，聲勢汹汹，亂成一片，這時，辛良已看出白衣老人，是個救星，忙朝文珠低喝，浦俠女，快求那位老前輩相助，待我先擋一陣，話未說完，老人已從容起立，迎面走來，文珠也自驚覺，剛喊得一聲老前輩，耳聽頭上大喝，伍龍已當先凌空飛縱過來，文珠知他厲害，剛往旁閃，忽聽哈哈一笑，回頭一看，原來伍龍已被老人，撞退老遠，怒喝，老狗何人，通名受死，老人笑道，憑你這類無知鼠賊，也配問我老人家姓名，現有兩條道路，由你自挑，你方才欺人太甚，快跪在這兩人的身旁，磕上一千個頭，自去上吊，還可保個全尸，少受活罪，一是我也把你們，照樣耍上一陣狗熊，再叫他兩人把你們挨個

殺死，羣賊不等話完，全都激怒，一齊破口大罵，喊殺上前，文珠辛良，正待迎敵，老人笑道，你們已打了好一會，還有朋友，就要趕來，共總十多個毛賊，有我一人，足夠他們受的，願走就走，如願看個哈哈，可作旁觀便了，說時，羣賊已刀鎗齊上，老人祇憑一雙空手，稍爲一動，來賊不是翻身跌倒，便將手中刀鎗，震脫了手，相繼倒退，內有數賊，分頭朝文珠辛良追撲，老人身形一晃，便到來賊身後，夾背心一把抓起，向空拋去，又甩倒了兩個，羣賊才知厲害，紛紛負痛，驚叫之聲，嘈成一片，伍龍急怒攻心，本要動手，因方才落地時，吃老人迎面，撞了一下，當時祇覺雙臂酸麻，雖料遇見勁敵，還未十分留意，及聽對方還罵，待要動手，猛覺周身酸脹，稍一行動，痛不可當，已然無法用力，又見同黨，上前就倒，再不便和拋球一樣，一甩兩三丈高遠，這一驚，真非小可，心中恨毒，想用連珠弩箭，暗算敵人，悄悄取出，手剛一抬，便覺周身奇痛，手已不能揚起，不由驚魂皆顛，忙喝，衆弟兄暫且停手，問明來歷，再打，老人笑道，我沒有那大工夫，和鼠賊費話，伍龍_志出口風不妙，自己又是周身酸痛，休說對敵，行動皆難，忙喊，你老人家，尊姓大名，請看我師父的情面，容我說兩句話，老人笑道，不是想教你把狗賊引來，還不會留你這三天活命呢，你已中了我的罡風掌，寸步難移，三日之內必死，趁早忍痛，滾了回去，叫你狗賊師父，前來尋我，你們這夥毛賊，

惡貫滿盈，一個也休想活命，賊黨共是千四人，才一照面便死傷了好幾個，下餘諸賊，中有兩個靈巧胆小的，看出不妙，拔腳想溜，剛走出不遠，吃老人輕輕一縱，追上前去，仍是夾背心一把抓起，甩向場中，相繼厲聲急叫，爬不起來，還有四賊，見此厲害，也都心寒，一聲呼哨，四下分逃，誰知老人身法，快得出奇，晃眼追上了兩個，如法泡製，一個也未爬起，下餘兩賊，一個逃得最遠，吃老人隨後追去，未見回來，另一賊最是乖巧，本來往東，一見老人往南追賊，立時改道向西，當地便是土山前面樹林，文珠的馬，正繫樹上，那賊想要騎馬逃走，驚慌過甚，沒想到旁邊，還有兩個敵人，剛把馬韁解下，那馬忽然抬腿猛踢，想起此馬性烈，方才擒馬時，有一同黨，幾乎受傷，一揚手中刀，待要就手殺死再逃，吃文珠同了辛良，雙雙追來，揚手一袖箭打去，正打在手背之上，刀剛墜地，負傷欲逃，又吃辛良一鏢，由耳根穿入腦內，怒吼一聲，倒地身死，文珠見羣賊，死傷殆盡，受傷的，全都成了殘廢，倒地不起，連聲呼痛，內有兩賊，知難活命，又受不住那痛苦，已各自殺，伍龍也躺在地上，疼得滿頭是汗，口中辱罵，祇求速死，本想過去，給他一劍，想起老人前言，便對辛良道，這位老人家，本領之高，從所未見，不知何故，還未回來，我意欲趕往查看，向其請教，方才蒙你相助，十分感謝，身有急事，異日再見，恕不奉陪了，辛良還未及答，文珠已然上馬，朝老人

那一面追去，李善先在坡上遙望，轉眼之間，賊黨全數傷亡，心正痛快，把馬勒住，柳青也騎馬趕來，見面方說，大哥此時，最好不要與夜明珠相見，文珠已上馬，朝老人追去，雖聽柳青那等說法，心仍不捨，故意說道，這位異人，方才曾經見過，可惜未問名姓，我想這裏死傷多人，這位老人家，必要回來，辛良也在當地，且到前面再說如何，口中說話，縱馬前行，柳青祇得縱了上去，辛良望見，也迎了上來，李善以爲文珠，必隨老人同回，至少也可探明他的去路，到後尋一樹根坐下，三人互談前事，才知辛柳二人，途中回顧，李善不曾跟來，路已趕出不少，料是中途走迷，忙又回趕，中途發現一夥盜黨，柳青因聽人說過二賊，來歷打扮，和所用兵器，忙告辛良，前往偷聽，得知賊黨凶謀，想把文珠搶去，因李善中途走失，恐與賊黨相遇，便和辛良，暗中尾隨下來，走出不遠，便見文珠，單人獨騎跑來，羣賊立時一擁而上，文珠因見賊黨，帶有暗器，恐傷愛馬，祇得下馬應敵，辛良想爲李善見好，上前助戰，文珠因昨夜，曾與辛良對敵，先頗誤會，後經辛良，邊打邊說，告知來意，這才合在一起，柳青來時，乃祖曾經指點，又知爲首二賊淫凶狂傲，不賣情面，憑自己這面三人，寡不敵衆，羣賊對敵，必先斫馬，又聽大龍，迎風長嘶，和遠方馬嘶之聲，知道兩馬均有靈性，恐兩馬受傷，李善也必快來，忙卽騎馬迎去，不料被一賊黨看見，隨後追來，柳青知賊黨人多，假意縱

馬飛逃，逃到山旁夾谷之中藏起，等賊追到，冷不防一棍掃去，那賊武功原好，因見騎馬的是個幼童，一念輕敵，沒想到人是英雄，馬是龍駒，連人帶馬，藏在崖石後面，聲息皆無，那夾谷入口，又是一個一人多高的石洞，剛往前跑，忽聽頭上，呼的一聲，當時閃避不及，吃柳青一棍，打了個腦漿迸裂，死於地上，耳聽馬嘶越近，忙即趕出，因來時聽了些話，惟恐李善好心，被人誤會，強行勸止，辛良也說，方才對文珠說，昨夜泰山脫險，全是李善，仗義約人相助。本是入京，求學訪友，因聽自己說起賊黨前面，還有埋伏，覺着文珠，孤身女子，處境凶危，又知改道黃葉渡，好在繞路不多，跟着改道追來，意欲隨時暗助，並無他意，此時因知賊黨，將要發難，不知文珠是否過去，正在分頭查探，故未一路等語，文珠正在對敵，聞言未置可否，看去神情十分淡漠，事情剛完，借口往追老人，便未再回，李善聽完前事，見老人仍未回轉，羣賊祇剩伍龍，和兩同黨未死，見三人聚談，同聲咒罵，柳青越聽越有氣，想要殺死除害，辛良攔道，這幾個狗賊，害人太多，正好由他活受，殺他做什，柳青笑答，我知他們，中了雷大先生的罡風掌，周身疼痛，四肢失力，死活都難，這等狗叫，太已可惡，也不殺他，且給他吃點苦頭，閉了狗嘴再說，說罷，過去踢了兩腳，三賊原是痛苦求死，不料對方，竟知老人來歷，吃柳青一踢，奇痛鑽心，骨髓皆麻，又酸又脹，又無法抗擲，人和癱了一

般，疼得殺豬也似，慘嗥起來，一齊改口，哀告求饒，並求速死，李善心慈，剛勸柳青
停手，忽見前被老人追走的賊黨，同了數人，如飛趕來，正待迎敵，那賊忙喊，諸位不
要動手，我奉雷大先生之命，來此掩埋同黨尸首，抬這受傷的人回去，我本不能免死，
因向雷大先生，再四苦求，才被點了穴道，命我來此抬埋，他們雖得免死，雙手已不能
抬過肩膀，祇等把事辦完，也就回家，種田去了，三人聞言，便各停手，李善忙問浦俠
女，可曾與雷老前輩相見，那賊答說，我剛逃出不遠，便被擒住，抓往屋上，曾見浦俠
女，騎馬走過，似往張店那面跑去，雷大先生，並未見面，李善才知文珠，已然走遠，
白等了些時，便催起身，仍是三人併作兩騎，往前追去，天色已是午後，李善想起前遇
二老，必是劍俠一流，一問柳青祇知雷大先生一人，眼看夕陽沈西，天色漸漸晚了下
來，文珠仍未追上，正想自己這等行徑，從來未有，暗中好笑，臉上有些發燒，忽見辛
柳二人，在馬上搖手，將馬勒住，近前問故，柳青笑道，前面不遠，便是我所說八里坡
土山，山西北有一石寨，內有土豪惡霸，左近彌陀寺，又有兩個凶僧，鎮上人家，多是
他們耳目，浦俠女雖在江湖走動，這條路未必常走，容易落網，中人圈套，如走張店正
路，固是危險，萬一繞走山後小路，便不投宿，也要走往鎮上，打尖喂馬，此時太陽已
快沈西，天陰有霧，我們可去前面山上樹林中，憑高下望，不問他由那路經過，全可望

見，最好等他入網，再往解救，大哥那面小旗，實有用處，這裏也許用上，否則，夜明珠雖是女俠，但他爲人，心性不定，未必肯聽好話，事前勸阻，一個不巧，反生誤會，何苦來呢，李善自不願文珠涉險，聞言不以爲然，心想，到了山上，望見人後再說，一路盤算，萬一相遇，對方素昧平生，雖見過兩次面，情愫未通，這話如何說法，一行已由柳青引路，由樹林繞出，柳青十分謹慎，惟恐被人發現，馬行甚緩，李善方想，這等走法，文珠必早過去，無異徒勞，及至到了山頂，由柳青擇一隱僻之處，把馬繫好，四下眺望，見山前共是兩條野徑，天已昏黑，祇遠遠村落中，微現出一點燈光，偶聞村犬吠聲，到處靜悄悄的，天色陰晦，又有點霧，昏沈沈看不甚遠，正想即便有人走過，除却離開山脚數十丈這一段，也看不見，腹中又有一點飢餓，正覺難耐，忽聽辛良低語道，那不是一點星光，在飛動麼，循聲一看，果見一點寒星，貼地低飛，隱現林野霧影之中，由南往北，急駛而來，隨聽馬蹄之聲，由遠而近，看出正是前見夜明珠光，來路也是先前橫越之處，祇自己起身在後，還並在樹林中，繞走了一段，文珠怎未趕上，心方奇怪，人馬已自臨近，覺出那馬不止一匹，正自注視，暗霧昏沈，看不真切，晃眼之間，那點寒星，已由面前野地裏馳過，共是四人四馬，內中似有兩個女子，過時，還在說笑招呼，一會，跑出老遠，宛如流星過渡，隱現了幾次，便自失踪，以爲文珠，途中

遇見同伴，心中略寬，正和辛柳二人說，打算追去，猛又瞥見，前面路上，飛也似駛過一條黑影，其行如飛，看不出是什來路，柳青笑說，離此三數里便是前說鎮店，鎮上人家，雖與賊黨通氣，多半爲勢所迫，內中一家，與我相識，離兩處賊巢，不過里許，因與官道鄰近錯過宿頭的，多來投宿，酒食方便，我們趕到那裏先吃一飽，將馬存下，相機行事，免得兩馬無處存放，萬一有事，難於兼顧，到了鎮上，我還要往附近，看一朋友，二位哥哥，不必等我，辛良先在路上，早聽說過，忙即點頭，李善因見後來黑影，步法快得出奇，心疑敵黨，急於起身，也未在意，柳青說，這裏離賊巢太近，又非往來大道，馬行太快，難免驚動，我想浦俠女此時，必已人困馬乏，同行三人，與他驟然相遇，不知是何來路，如不中人圈套，自投羅網，必往鎮上投店，不怕遇他不上，無須太忙，這半日來，李善見柳青，雖祇士三四歲幼童，人却機警老練，又是名父之子，當地道路形勢，全都清楚，早已生出信心，再想，心急無用，真要追上文珠，如無事故，也難親近，祇能照着簡李諸俠所說，常此尾隨，不要出事走失，便有交代，聞言笑答，我這裏從未來過，敵黨虛實，更不知道，請賢弟和辛兄作主便了，說罷，柳青領路前行，並不直走，經過一片曠野，又由一片樹林繞出，望見前面燈光，柳青便請二人下馬，跟在後面，緩緩前進，自往前面跑去，原來那地方，乃是鎮的後面，隔有一條河溝，寬祇丈

許，柳青在前，一躍而過，到了東首第一家門外，正趕有人走出，互相耳語幾句，便即跑回，那人乃是店主之弟金四，似和柳青相識有交，先搭了兩塊木板，等人過去，將馬拉往馬棚之內，柳青便請二人，由後門走進，迎頭遇見一個大漢，柳青喊了一句金二，大漢先現驚喜之容，笑問小爺，怎會此時同了朋友來此，柳青把手一搖，附耳說了幾句，金二想了想，答道，既有八太爺之命，那還有什說的，今日午前，便在劉家傳牌，先說不論誰家，祇見浦俠女，立往送信，一面將其穩住，相機下手，方才寨主夫婦，同了大姑，又接客禮，把他接進莊去，過時，我正在門外，如非他頭上那粒明珠，還當是別人呢，今日鎮上，外客不多，我店中更少，祇有一位酒客，剛到不過半個時辰，八月天氣，竟會帶上風帽，先說，吃幾杯就走，後又說是天晚年老，恐路上遇見強盜，和我借宿，這裏都是連睡大炕，他說年老多病，恐怕夜裏咳嗽吵人，心中不安，我剛對他說，今日客房空着，三位就來住店，那房他已包下，自從那年，蒙八太爺救命，又加教訓，早不做舊時生理，對人一味和氣，還須和他商量呢，柳青答說，我們不過暫住，是否過夜，還不一定，你把街門關上，我們再到前面去，要不在你客房裏吃也好，吃完，我還有事呢，金二笑道，小爺共祇一年多不見，變得這等老練，真想不到，那客人是個老頭，說話瘋瘋癲癲，帶有百十兩銀子，我知今日無事，浦俠女又早過去，這類事，本

不願管，遇上那叫無法，既被寨主接去，再好沒有，廟裏和尚，又是他們一家，街門已然關好，客房乾淨，就在裏面吃罷，隨領三人，往客房走去，客房就在側面，後牆臨河，離地七八尺，開有一個小窗，對面一列大炕，可容八九人並臥，旁邊另一短炕，可容三人，牆上點着一盞油燈，光景甚暗，還未進門，便聽裏面，有一老頭，連咳帶喘，喘吁吁自言自語道，可恨這兩個店家，先是問東問西，把我老頭子，當賊看待，我也自知，不是官家公子，有錢強盜，既無行囊，又無好馬，怕人家疑心，又多吃了幾杯，把身上帶的百多兩銀子，盡其所有，全數交他保存，誰知錢剛收去，人就跑沒了影，此時又醉又困，一路摸黑，走進房來，先想清靜，這時想起，這大一間房，祇我一人，萬一店家，謀財害命，如何是好，此時要有三兩個客人同睡，多少也放點心，說罷，便聽脫鞋上炕之聲，三人正往裏走，吃金二搖手止住，等老頭把話說完，不聽動靜，才當先走入，朝旁炕上睡倒的老頭說了幾句，老頭已打起呼來，金二回身笑道，已然無事，三位請進，三人入內一看，老頭獨自一人，扯了一床棉被，蒙頭酣睡，呼聲震耳，因睡在儘西頭，橫炕之上，相隔頗遠，室中祇有一盞油燈，昏影幢幢，各人心都有事，均未細看，金二擺好炕桌，又點起一盞油燈，放在桌上，先將柳青喊出，談了幾句，方始走去，一會，便聽前面，鍋鏟亂響，金氏弟兄，先後端了好些酒食進來，甚是慇懃，金二

又去壁角橫炕上，喚了兩聲，沒有喚醒，柳青將他喊過，笑道，我看不像，你太多心，金二連忙搖手，不令再往下說，匆匆吃完，金氏弟兄，收去殘肴，便問有何吩咐，柳青笑答，底下的事，與你無干，祇不要別人知道便了，金二悄答，我知無礙，祇是小爺胆子太大，去年走後，怕八太爺怪我不知輕重，還担了好些天的心呢，柳青把眼一翻道，我料得一點不差，這回更有把握，非報前仇不可，這斷太可恨了，金二悄答，話雖如此，到底小心些好，柳青不令再說，令其退出，悄告二人，店主兄弟，以前也是強盜，人却義氣，我祖父幫過他忙，已然歸正，這裏情形，他全知道，浦俠女不知怎會落在惡霸寨中，他那裏人多勢衆，外有一圈城堡，房舍甚多，又高又大，外人萬難入內，二位哥哥，可等我一會，我去尋人打聽，至多個把時辰必回，浦俠女如有件事，金二已命他兄弟，前往探詢，必來報知，那時再走不遲，李善一聽文珠自投賊巢，雖然懸念，但見方才四馬同馳，互相說笑情景，雙方名是舊友，我一外人，如何多事，所去之家，雖是惡霸，無緣無故，夜入人家，行同盜賊，也非所宜，想了又想，無計可施，柳青走後，甚是煩悶，和衣躺在炕上，正想心事，辛良自一進門，便留神醉臥旁炕的老頭，看出李善心煩，笑道，我料今夜，必有變故，可惜昨日所遇那三位穿黑衣的大俠，不知何往，祇有一人在此，多厲害的賊黨，也不在話下，打死凶僧那一位，更令人佩服得五體投

地，偏似神龍見尾，連姓名面貌，均未顯露，柳賢弟定必深知賊黨虛實，不過年紀太小，此行何事，又不肯說，少時如不回來，我爲恩主，去往賊巢一探如何，說時，李善因覺自己，平日心高志大，最惜羽毛，這次爲了文珠，不知何故，如此顛倒，費了許多心力，連人也未見到，不知爲着何來，剛有愧悔之意，聞言暗忖，事前已與關中諸俠議定，這幾位風塵中的好友，極力撮合，必有原因，此女身世處境，又極可憐，此時羣賊環伺，危機四伏，便無婚姻之想，遇上也不應坐視，但是連日窮追，這等行徑，被外人看去，易生誤會，豈不冤枉，再一回憶江心寺方丈之言，越發心驚，知道自己，已入迷途，與以前心志，判若兩人，縱令平日任俠好義，濟困扶危，遇上這類事決不袖手，如非文珠，生得美貌，也不致於如此情熱，想了一陣，忽然心中一冷，覺着人生百年，宛如春夢，此舉有背初衷，休說對方心性難測，是否投緣，尙不可知，即便如願，轉眼也是空花，何必自苦，不過，事已至此，欲罷不能，便對關中諸俠，也難回復，決計仍照預定，把文珠護到地頭，不問途中能否相見，事情一完，便各分手，不再作那求婚之想，念頭一轉，心便寧靜下來，正以爲懸崖勒馬，已把情絲斬斷，辛良見他呻吟不語，祇當想念文珠，放心不下，暗中好笑，正要勸解，李善便把當時心事說出，辛良喜道，恩主此言不差，自來尤物移情，女人禱水，我雖不知關中華山諸俠，是何用意，但是浦

俠女的爲人好些難測，尤其其他那單人獨騎，往來江湖，老戴着那粒夜明珠，夜間騎馬飛馳，絲毫不知斂迹，平日男女混雜，善惡不分，不論何方，多有來往，人生得那樣美貌，多高本領，也易出事，性情又與恩主，決不相投，別的不說，卽以昨今兩次而論，恩主爲他，曾出死力，便我今日與賊黨拚命，也由恩主而起，他已聽我說起，仍然不顧而去，也實不近人情，祇爲平日仗着師門威名，往來江湖，受慣羣賊恭維，養成剛愎驕傲之性，率性剛強也好，偏又不是那樣性情，以我看來，早晚非有亂子不可，老賊黑天雁，也必爲他身敗名裂，以恩主的人品家世，文武才能，何求不得，爲她顛倒，實是不值，以前對他用心，還可說是事出無知，不能怪他，方才聽柳賢弟說，他到泰山以前，便聽人言，恩主爲他，日夜奔馳，暗中護送，連賊黨都有好些了然，他却照樣剛愎自恃，對恩主的口氣，也不甚好，開頭一段，故意閃避，並還存有敵念，不是泰山松林內，助他脫險，途中相遇，也許翻臉，都在意中，童家幾位男女小俠，爲了此事，俱都不平，祇不好意思明言罷了，能夠中止前念，再好沒有，方才柳賢弟，便爲此女，往探賊寨，因料同行男女三人，均是賊黨，怎會如此投契，想聽他背後之言，對於恩主，如知感德，自無話說，再和三日前口氣一樣，回來便要強勸恩主，不再過問，由他自去，我知恩主，此時尙難罷手，照樣幫他，原非不可，祇不要過於認真罷了，李善聞言，想

起昨夜林中對敵，文珠明知自己，以強敵弱，助他脫險，連話都未說，便不顧而去，越發心涼，帶愧笑道，我對塵世中功名家室，看得本淡，從小便有出世之想，想是前生夙孽，匆匆一見，便自鍾情，家父母爲我不肯娶妻，時常懸念，新交幾位良友，又想作成此事，再四相勸，因此心中活動，覺得得妻如此，可以無憾，才有今日之事，方才回憶前情，才知身陷情網，不由自主，好些可笑，現已醒悟過來，辛兄不必再提，我祇作爲受人之託，量力而行便了，方才路上，已然言明，改過稱呼，如何又呼恩主，辛良笑答，我已答應於先，蒙恩主視若平輩之交，心已不安，如何連這口頭稱謂，也非去掉不可，李善再三相勸，說這樣顯得疏遠，途中好些不便，將來見了那位黑衣大俠，我自有話說，辛良聽李善力勸，方始勉強應諾，二人正談說間，忽聽壁角老頭，哈哈一笑，辛良連忙搖手，故意說道，這位老人家，孤身在外，荒村酒店，喝得如此大醉，店家如是惡人，再要露白，豈不危險，此時夜涼，不知蓋好沒有，我看看去，忽聽老頭睡夢中喝道，好大個的蜈蚣，還噴毒烟，我不把你宰了，留在世上，豈不害人，辛良輕輕走過，低呼了一聲老先生，老頭身子一翻，又自睡熟，打起呼來，李善見辛良，對那老頭，十分注意，心中一動，也自趕過，辛良二次搖手，不令開口走近，又朝老頭腳上，細看了看，連喊數聲，祇聽呼聲震耳，並無回應，便退了回來，李善見那老頭，蒙頭大睡，祇

露兩條小腿在外，腳上的鞋，也未脫去，形式甚奇，好似細藤結成，方想，這類藤鞋，從未見過，辛良已請李善回坐，先用茶水，在炕桌上畫字，請對老頭留意，不可驚動，如其醒來，對他必須恭敬，隨說，時已不早，柳青尚未回來，他雖機警，畢竟年幼，胆子又大，好些可慮，請李善暫候，自往賊巢，探看虛實，李善想要同去，辛良力勸，說人情難測，你不比我，和這般江湖中人，多少有些拉扯，又是內行，再說，雙方素無過節，夜入人家，被其發現，好些不便，以後這類事，最好由我前往，非到萬不得已，不可出手，說罷，帶了兵刃暗器，匆匆走去，走了不多一會，金二忽然走進，一見柳辛二人，不在房內，便要退出，李善見他，神色慌張，忙追出去，問有何事，金二先不肯說，後才答道，這位小爺，真個胆大，方才約定，等我兄弟回來，探明虛實，再打主意，我見今日店中，無什外客，祇有那位老頭，已然睡熟，惟恐兄弟心粗，又借故親自尋去，仗着寨中，好些熟人，有兩個還是昔年夥伴，他們決然料不到我弟兄，會是好細，到了那裏，便被留住吃酒，費了好些心機，剛探出一點虛實，惟恐顯露形跡，又坐了一會，方始同回，想尋小爺商計，不料這等胆大，竟會趕去，小爺還說年輕，辛二爺久跑江湖，雖未見過，久已聞名，也會這等冒失，不知厲害，萬一遇險，怎對得起八太爺呢，李善大驚問故，金二又說，本來小爺不許我對相公先說，如今一去不歸，方才回

來，沿途留意，辛二爺竟未遇見，越想此事越可慮，聽說相公，文武全才，也許有法可想，話雖說出，仍須從長計較，不可冒失呢，隨說經過，李善才知，案中惡霸，乃是弟兄兩人，一名劉挺，一名劉旺，還有一個妹子劉翠珍，均有一身好武功，去年劉旺，又娶了一個女飛賊，飛來鳳金針苗四姑，威勢更盛，劉氏弟兄，和彌陀寺方丈，神力羅漢法朗，均是黑天雁的至交，早受重託，和衆賊黨，分別下手，生擒文珠，再由老賊，來裝好人，原定由泰山起，分成幾路，直到黃河北岸，沿途埋伏，設下好幾層關口，以防文珠突然改道，泰山一戰，奸謀敗露，老賊得信，本來不會這等快法，祇爲一場大雨，就攔了幾天，文珠雖然因此去了幾個強敵，僥倖脫險，可是老賊派得有人，暗中查探，以防同黨背叛，或是走漏機密，事先得知，好打主意，這幾個探子，都是老賊心腹，素來腿快，沿途又有專人接應，下雨的第二天，便探出宮田等三個最得力的同黨，因和一姓李少年，一見投緣，成了朋友，姓李少年，却是文珠一面，因此脫離盜黨，不再過問，估量機密已洩，忙即冒着大雨，用傳牌火箭，向老賊報警，老賊本在黃河北岸分寨等信，接到傳牌，又急又怒，因聽姓李的少年英俊，主僕二人，騎着兩匹好馬，沿途追隨，心疑文珠情人，越發火高三丈，切齒痛恨，一面傳令兩個心腹死黨，授以密計，一面改變以前所用陰謀，專人告知各路賊黨，照着所說，相機行事，如遇少年主僕，先行

殺死，祇一發現文珠蹤跡，一面選那素來相識的出面，將其留住，或由生臉出場圍困，然後假裝助他，向其賣好，把以前將人擒到，威逼凌虐，使先受苦的毒計改掉，一面專人通知，得信立時趕去，劉氏兄弟，和文珠雖不相識，苗四姑與文珠，以前却見過幾面，劉旺近年，因自己名聲越大，得罪了好些有名鏢師，巴不得多結幾個這樣其機密的死黨，看完來書，還恐法朗，先向老賊賣好，仗着賊妻，與文珠相識，立照書信行事，正商量下手方法，打算次日起身，今日天明前，忽又接到老賊二次飛書，大意是說，人心難測，有兩個朋友，全都中途變卦，文珠已然改道黃葉渡，繞往德州，正由張店經過，離賊寨不過二十多里，途中雖有自己黨羽，但都不是文珠對手，祇在途中，拖延一點時候，想要擒他，決辦不到，好在夜間不能渡河，明日午後，必要經過，請其留意，這封書信，原是那兩名心腹賊黨，因在途中，發現文珠改道，一面傳知左近賊黨，沿途作梗，使文珠途中就延，一面分出一人，拿了老賊事前交與的空白信牌，連夜趕往黃葉渡上游，涉水渡河，通知法朗，和劉氏弟兄，分別戒備，文珠雖然起身在前，一則愛惜馬力，趕上一段，必要歇息，將馬喂飽再走，那兩個死黨，又極狡猾，知道得信匆促，途中諸賊，多非文珠對手，又知後面，還有能手暗助，恐被追來，改用軟功誘敵，一個裝着苦人，途中上吊，將文珠誘往偏僻之處，對打了一陣，文珠雖佔上風，却耽延了不

少時候，故比李善晚到些時，等到渡河，賊黨已在天明前得信，算計文珠，下午必到，一面傳令鎖上幾處客店，以防萬一走漏，一面背了法朗，由劉旺夫妻兄妹四人，帶了幾個得力同黨，迎上前去，事有湊巧，文珠爲追老人，把路走岔，被男女諸賊，登高望見，連忙趕去，先由同去賊黨，上前圍攻，苗四姑人最詭詐，因見姓李少年，不曾同來，料定二人，不是情侶，也許彼此相識，男的一面情癡，追隨暗護，想要賣好，事前暗告同黨，故意漏出口風，彷彿是受李善所託，假裝強盜，等將文珠圍困，再由他起來解圍引使疑心，文珠因見賊黨，多是生臉，每遇一個，都想生擒自己，互誠同黨，不可傷人，想起方才，正受羣賊圍困，辛良明是昨夜敵人，忽然起來助戰，並代李善賣好，與羣賊所說，頗有相符之處，當時祇想一面，也沒想賊黨既是李善所差，怎會死傷多人，心正氣憤，男女四賊，忽然起來助戰，將賊黨打敗，推說出來打獵，無心相遇，請往寨中小住，明日再走，文珠一則人困馬乏，又見對方馬上，掛有野味，情意殷殷，和四姑本是相識，立時應諾，同往賊寨趕去，當地亂山叢雜，迴環曲折，李善上來把路走錯，以致相左，不會遇上，文珠到了賊寨，談起李善主僕，沿途尾隨，早晨過渡時，還會見他，立在渡口，自己一向往來江湖，並未得罪什人，就有幾個對頭，也都頗有名望，不會命人暗算，昨夜泰山，全仗此人解圍，當時忙着上路，又聽同伴良友說起，白

雲庵老尼，居然出手相助，心生感念，欲往拜見，未及回身致謝，還覺失禮，方才聽賊黨口氣，好似此人指使，雖然此人，年紀太輕，又是富貴子弟，以前江湖上，從未聽過，急切間，未必能有這多黨羽，照他這樣，尾隨不捨，也實可疑，四姑便在旁邊進讒，力言李善，必是一個會武藝的惡少，仗着財勢，垂涎文珠美貌，暗中跟來，心有邪念，這類紈袴惡少，最好將其除去，文珠經衆一說，也覺那姓李的，不是好人，又料必要追來，也許落在鎖上，劉氏夫妻，本來還要命人查探，後因劉妹勸說，方始作罷，四姑更料李辛二人，難免夜入賊寨窺探，隨下密令，命衆賊黨，裏外埋伏，祇有外人入寨，不問來意，立時殺死，金氏弟兄，深知寨中賊黨衆多，埋伏重重，先聽柳青說起，欲往窺探，恐其失險，連忙趕回，不料人已先走，此時不歸，凶多吉少，隨又說起，彌陀寺凶僧法朗，人更凶險，廟中住有一個同黨，是個採花淫賊，武功極高，祇爲作惡太多，到處強敵，因以前救過凶僧的命，成了生死之交，藏伏廟內，已有兩年，凶僧和他交厚，以前並無人知，祇劉氏弟兄知道，方才凶僧，接得密報，文珠已被劉賊，偷偷迎去，好生不快，已命人來說，要請劉氏弟兄，陪了文珠，明日去往廟中一敘，口風十分強硬，凶僧素來凶暴，又有淫賊在內，文珠處境，十分凶險等情，李善聞言，不由愁急起來，便問金二，賊寨和彌陀寺，途向遠近，意欲趕去，金二雖知李善，武功頗好，想

起賊黨人多勢盛，恐有失閃，又懸念柳青安危，商量了一陣，便勸李善暫候，由他再往賊寨，設詞探詢，如問出柳辛二人，已被擒住，再去不遲，李善因文珠，處境凶險，堅欲前往，金二想起柳青前言，再四相勸，力主慎重，並說，外面大霧迷茫，此去雙雄寨，道路崎嶇，甚是難行，如由莊前，繞越過去，路雖好走，但要遠出兩三里，又須由彌陀寺前經過，一個不巧，遇見凶僧門下徒黨，立是禍事，好在我走得快，又不怕遇見他們，往返不過頓飯光景，何必忙此一時，李善見他，不肯說出途徑，話也有理，祇得應諾，告以辛柳二人，均是至交，柳青年幼，尤爲可慮，務請速回，說時，隱聞房中冷笑之聲，金二走後，回房一看，炕上老頭，仍在打呼，想起前事，正自心煩，忽聽老頭急喊，你再不走，就來不及了，心中一動，忙趕過去，老頭說了兩句夢話，又打起呼來，心想此人好些奇怪，先前辛良，令我對他留意，此時天已深夜，除說兩句夢話外，人並未醒，無法與之交談，不知辛良，是否看錯，忽又想起，來時，簡李二俠曾說，此行無論遇何艱難危險，祇管上前，腰間現有華山弟兄信旗，賊黨決不輕視，如何這等胆小，想到這裏，胆子一壯，立將寶劍掛好，帶了鏢囊，匆匆走出，剛到門外，便聽老頭喊道，別的不怕，留神蜈蚣鉤子，以爲又說夢話，忙着上路，也未理會，悄悄走到轉角，瞥見金四，獨坐客堂，對着一盞油燈，伏在桌上打盹，恐被攔阻，輕輕繞房往後，開門

走出，因聽柳青說過賊寨在鎮的西北，滿天大霧，星月無光，惟恐走錯，仗着練就目力，近處還能稍爲分辨，由黑地裏，由黑地裏尋到來路小河，縱將過去，縱時，爲了霧重天黑，恐防失足踏空，掉在河裏，縱得較遠，用力又猛了一些，不料對面，堆着好些乾柴，黑暗中看不出來，一下縱在柴堆上面，唏哩嘩啦，響了一片，柴堆也被踏散，如非身法靈巧，一見不妙，連忙往旁一翻，幾乎跌倒，驚慌忙亂中，覺着好似被什東西，擋了一下，身子才得穩住，剛想起柴堆右面，便是繞往店前的小徑，伸手一摸，離身尺許，果是前見小房，知未走錯，正往前趕，忽聽門內驚呼之聲，料知金四，已然驚醒，因脚底道路不平，兩旁又有好些矮樹，祇得摸着土牆，往前急走，繞道正街之上一看，前途茫茫，昏黑異常，總算目力尚強，離身數尺以內，還能分辨，便將寶劍拔出，借着劍上微光映照，照直前馳，心急霧重，途中接連絆了好幾交，幾乎跌倒，不敢走得太快，祇聽柳青略說方向，又不認路，勉強把氣沉住，試探前進，居然尋到路口，目力本強，又在黑暗中，走了一陣，步法漸穩，目光也看遠了一些，認出鎮口，共有兩條歧徑，便朝西北方走了下去，那條路原是野地，還橫着兩條小河溝，並有樹林阻路，先吃一株大樹，擋了一擋，幾乎撞上，試出暗中行路，沒有燈火，好些危險，便把寶劍不時揮動，以防萬一，一面留神對面，有無人家燈光，正走之間，忽聽遠遠一聲鐘響，荒野中聽

去，四面皆起回應，半晌方息，暗忖鐘聲不甚沉悶，也許霧氣減退了些，聽說彌陀寺就在賊寨斜對面，相隔祇有里許來路，鐘聲似由前面傳來，可知離廟不遠，這等大霧，對面不能見人，廟中未必有人走出，祇要尋到廟前，便可順路走去，再有里許，便是賊寨後門，豈不好走得，心中尋思，略一分神，沒想到前面，是一河溝，祇有幾塊石板，架在上面，事前忘了拿劍探路，一脚踏空，心方一驚，猛覺又有什麼東西，撞了一下，身子一偏，就勢收回左脚，穩住身形，重踏實地，心神略定，想起那東西，似由橫裏撞來，不像樹木，舉劍一揮，竟是空的，心中驚奇，同時，發現前面脚底，橫着一條白影，才知下面有河，沿河試了兩步，才發現有橋可渡，祇那一下，撞得奇怪，暗中戒備，剛由橋上走過，忽見前面暗影中，又有兩團火光馳過，隱聞步履之聲，看出前有兩人，拿着火把，並肩急馳，料是賊黨無疑，剛把步履停住，想等二賊走遠，跟蹤前進，忽聽噯呀一聲，二賊全數跌倒，火把甩跌地上，地上枯草立被點燃，晃眼燃燒了一大片，四外蔓延開去，火光照處，前面不遠，右邊山坡上，果有一座大廟，倒地的是兩個和尚，已然拔刀縱起，好似有什警兆，先朝四外張望，一見那火，蔓延甚速，遍地衰草，已被點燃，慌不迭，便往右跑，匆促間，沒想到落在下風，還未趕到廟前山坡，那火，已似狂潮一般，由身後捲將過來，四外野麻小樹，全被點燃，再想回走，剛往回路逃遁，後面一堆雜

草，也全着火，焚燒起來，二賊衣服，全被引燃，急得在火中，急呼亂跳，走頭無路，好容易，連竄帶奔，衝烟冒火，縱出重圍，到了無火之處，人已燒傷，周身皆火，一個還慘號了幾聲，就地打了幾滾，將火撲滅，才行死去，另一個縱得太慌，帶着一身火烟，拚命往前一縱，一不留神，撞在一株大樹上面，當時暈倒，身上餘火，又將樹旁一株小樹點燃，跟着挨近小樹的一些樹枝，也着了火，晃眼全樹皆火，那是一株半抱多粗的大梧桐樹，本有油質，秋深時分，滿樹黃葉，蔓延絕快，晃眼變成一株火塔，殘枝斷梗，帶着餘火，隨風飛舞，左近林木，又被引燃了好些，李善立處，雖在上風，道旁也有不少野草，見此火勢，正自心驚，忽然想起，此河正與前面的路平行，許能通往賊寨，何不借着火光，沿河前進，萬一火勢蔓延過來，縱過河去，也較方便，念頭一轉，忙即退回，沿着河邊坡陀，往前走，這時，火已成了一片野燒，如非廟前一帶林木，均在半山坡上，地勢甚高，下面野草不多，早已蔓延過去，一時火光如海，越來越廣，天都映紅了半邊，方想，這等大火，廟中和尙，怎未警覺，忽聽遠遠鳴鑼之聲，由西北方傳來，料知那是賊寨鑼聲，火光照處，已然望見前面樹林，和一圈城堡，經此大火，霧氣也減退了許多，那火又是專往東南方燒，忙朝鑼聲來路，飛步急馳，因嫌脚底，路不好走，瞥見前面不遠，樹林之中，路較平整，那火相隔尙遠，照那風向，尙不致蔓延過

來，連忙飛步趕去，剛到林內，便聽廟中，鐘鼓齊鳴，人聲吶喊，西北方樹林內，湧出一夥壯漢，各持器械水桶，如飛跑來，火光照耀，濃霧已消，光烟飛揚中，頭上已現出幾點星光，料知時近中秋，大霧一退，月光定必明亮，賊黨人多，恐被發現，回顧廟中，也有許多僧徒，開門趕出，一齊搶到坡前，各持器械，搶着剷那坡前一帶野草矮樹，遇見帶火殘枝下落，立時搶前撲滅，爲首一個身材矮胖的和尙，同一短衣少年，正在指揮衆人救火，朝賊寨那面，望了兩望，少年忽然退入廟內，火光之中，看得甚真，料是廟中淫賊，忙卽繞林前進，初意賊黨必來救火，再往前看，賊黨已全停住，也在前面斫那草樹，知道當地，到處草木，又當秋深葉落之際，容易引燃，恐賊身家在此，自是情急，又見內有兩人，年貌相仿，爲首指揮，料是劉氏兄弟，賊黨除了女眷，空巢出救，此時前往救人，正是良機，沿途又有土山樹林掩蔽，不致被人看破，剛由林中，掩將過去，到了羣賊之後，眼望林內，寨門大開，寨牆也不甚高，可由旁邊繞越，雖有一道壕溝，寬祇丈許，足能飛渡，一猛瞥見一條人影，由斜對面樹林繞來，到了後寨門左近，前後略一張望，急往寨右繞去，穿着一身華美夜行衣，頭戴軟巾，鬢邊插着一朵絨花，正是前見少年，步法絕快，一閃無蹤，料知淫賊乘人不備，暗中入寨，必有詭謀，正待暗中跟去，忽見寨門內，又有一個少女，帶着一夥年輕女賊，各持器械，趕將出

來，李善因見賊黨，忙着救火，不曾留意後面，正想縱出，稍差一步，定必擡上，忙即縮退回來，由此起，男女賊黨，時有進出，忙亂異常，幾次欲行又止，後來想起賊寨，是個半圓形，由這面過去，也是一樣，在此蹶等作什，想到這裏，便順寨牆左面，繞將過去，到後一看，寨左河溝較寬，一面盡是叢林灌木，野草過人，無法插足，寨牆下面，地勢奇仄，有的地方，祇剩一點牆基，寬不過尺，中間並有坍塌之處，下面河溝甚深，離岸一丈多高，常人至此，決難通行，地勢却甚僻靜，李善仗着武功精純，貼着牆壁，繞牆急馳，不多一會，便繞到寨後，抬頭一看，寨牆上面，還設有一座望樓，離地約有五六丈高，暗忖，一路行來，且喜地勢隱僻，又背月光，不曾被人看見，樓上如有賊黨瞭望，再往前進，仍被發現，莫如就由這裏，掩上望樓，先探看無賊黨在內，再打主意，比較穩妥，當時靈機一動，輕輕一縱，援着寨牆，縱了上去，側耳一聽，彷彿有人啣吃，和滾地之聲，再一查看地形，當地乃是賊寨花園，亭台花樹甚多，因寨中男女賊黨，已全趕往救火，月光照處，到處靜悄悄的，不見一個人影，望樓在寨東北角上，前面地勢，十分空曠，暗幸方才不會冒失，否則，無論何方，祇一越過寨牆，非被上面賊黨發現不可，耳聽最上層地板，不住響動，漸漸聽出有人被什東西，堵住口鼻，在彼掙扎，四顧無人，試探着，順着木梯，盤旋而上，那聲音越聽越真，忽然明白過來，探

頭往上一看，果是一個賊黨，被人反綁，口中塞滿東西，反剪樓柱之上，心中一動，正往回退，猛瞥見一條黑影，由斜對面樓窗下縱落，一路掩掩藏藏，行步如飛，往西北角一座樓房，掩了進去，定睛一看，正是方才在外所見，髻插絨花的淫賊，臉上多了一個面具，跑到樓前，祇一縱，便到了上面，順着樓外走廊，往左繞去，猛想起方才會見好些女賊由寨中湧出，並無文珠在內，莫要人就住此樓內，心中一急，忙即縱下，跟蹤追去，相隔不遠，轉眼到達，忽聽樓內，男女呼喝之聲，剛聽得夜明珠三字，底下還沒聽清，跟着，有人倒地之聲，料知文珠在內，越發情急，縱將上去，也順走廊，往左繞去，沿途窺探，見那樓房，共有好幾大間，內裏陳設華美，好似人家閨閣，祇是每間房內，不見一人，方才所聞呼喝之聲，已早停止，心中奇怪，正往前走，忽聽到頭一間房內，帳鉤亂響，同時，目光到處，發現地上，臥倒一人，桌上放着一個，七寸多長，形似蓮蓬，上有許多小孔的金筒，純金製造，十分精巧，急切間，也未在意，因那響聲，似由裏間傳出，房門業已緊閉，惟恐打草驚蛇，便由外面繞去，隔着紗窗，往裏一看，不禁怒火上撞，剛把寶劍鋼鏢，取在手內，待要闖進，猛覺手臂，被人抓住，心中一驚，未等發作，回顧正是柳青，好生歡喜，同時，目光到處，已看出室中赤身臥床的女子，不是文珠，柳青手上拿着方才所見金蓮蓬，一面搖手，一面把那蓮蓬，對準紗窗裏

面，捏着後面一根銀棍，連抽了幾下，立有數十股黃烟，暴雨一般，隔着紗眼，噴射進去，剛看出蓮蓬後面，附有唧筒，祇一抽動，立有大量黃烟，朝前噴射，猛覺鼻端，聞到一絲異香，人便有些頭暈，料是江湖盜賊，所用迷香之類，由紗窗上，激射了一些出來，幸而聞得不多，否則，必要暈倒，正自驚退，忽聽柳青，低喝淫賊，你的報應到了，話未說完，室中赤裸下身的淫賊，已暈倒床上，柳青見李善驚退，忙道，大哥聞見香味了麼，這有解藥，聞上一些，便可無事，說罷，取出一個小玉瓶，倒了些白藥粉，與李善鼻孔抹上，當時神志清爽，因憤淫賊，姦淫婦女，意欲乘機下手，將其殺死，柳青攔道，無須，這迷魂香，便是淫賊所有，被我偷來，如無解藥，至少七八個時辰才醒，此時，劉賊兄弟，也必回來，叫他看看活報也好，這樣殺死，豈不便宜了他，可恨浦俠女，善惡不分，今夜被人困住，如非這場野燒，他頭一個，就保不住，辛良方才來此，幾乎被擒，幸我先到，無意之中，得到一個內應，乃是我爺爺昔年所救鏢客之子，名叫潘宏，假作雙方舊友，來此看望，白天已在一起，因見主人有事，正宴女客，不會驚動，當時雖得瞞過，事後難免敗露，這且不去說他，後來外面起了野燒，我和辛二哥，想要分人回去送信，免得大哥担心，又忙着要救浦俠女出險，跟着，便見淫賊，到處搜尋浦俠女的下落，也是報應昭彰，劉二的婆娘，騎了一天馬，把浦俠女困住以

後，來此洗澡，被淫賊尋來，先把一主一僕迷倒，再向丫頭喝問，得知浦俠女，現在地牢之內，就此殺死，因見這婆娘，長得好看，衣服又全脫光，知道後園無人，連他那迷香蓮蓬，都忘了收，便抱婆娘上床，大哥來時，我已掩進房內，先把前房迷香解藥偷來，本意直入內房，就用他這迷魂香，將其噴倒，忽想起大哥見淫賊強姦賊婆娘，難免動手，忙又跳窗追來，他這紗窗，看是死的，實則一推就開，惟防警覺，隔窗下手，差一點，沒將大哥迷倒，聽說黑天雁，明日午前必到，浦俠女本因地牢之內，火起以後，幸二哥和我，暗入地牢，將防守二賊殺死，將他喚醒，本意他那寶劍，十分鋒利，辛二哥已給他盜來，打算把鎖斬斷，救他出險，他知我們，是大哥所差，毫不領情，所說的話，好些氣人，我看大哥，不要太癡，由他去罷，李善原是趕到窗下，發現床上，臥着一個少年女子，脫得一絲不掛，祇淫賊上身，穿着一身短衣，手握女的兩腿，正在姦淫，因方才看見許多婦女趕出，心疑文珠，爲淫賊所算，當時怒火攻心，正待拔劍入內，被柳青止住，一聽文珠被困賊牢，恨不得當時趕去，柳青偏是說個不完，幾次想要開口，均被止住，想起來時，在店中和辛良所說的話，知道辛柳二人，均不以苦戀文珠爲然，祇得罷了，再聽這等說法，料知文珠，把他當成浮浪少年，心中更涼，暗忖，你既不知好歹，我偏助你脫困，等到無事，再行分手，從此更不相見，叫你知道李某是個

奇男子，看錯了人，念頭一轉，心中難過，勉強笑道，我已受人之託，必須忠人之事，好在我已不想交此朋友，等他脫去此次險難，便不與之再見，賢弟以爲如何，柳青微笑道，這樣也好，李善忙道，既往救他，事不宜遲，賊黨如回，更難辦了，柳青笑說，大哥真個多情，可惜此女，是個木頭，否則，我也不會勸你，實不相瞞，來時，他已脫險，祇不過見他說話，不近情理，由他自去，沒有一路罷了，這場野火，不知何時才完，賊寨四圍，樹林太多，風向一轉，全要燒光，因此他和彌陀寺囚僧，全都害怕，不分男女老少，全出搶救，別的不說，單把這一圈火路隔斷，要費多少人力，如今全莊共祇十來個老年婦女，和一些小孩，有的已睡，都在前面防守望樓和石牢的幾個賊黨，均被我們，綁起殺死，劉二的賊婆娘，同兩個丫頭，又被淫賊迷倒，還殺死了一個，前寨已閉，一個人都沒有，我們祇管大大方方，由花園旁小門繞出，決可無事，二人邊說邊走，到了樓下，忽聽遠遠一聲馬嘶，柳青喜道，這位黑衣人，本領真高，大約連浦俠女那匹馬，也給盜走了，李善雖恨文珠，對他輕視，心仍惦念，一聽黑衣人，忙問經過，才知柳青祖父，江湖上交情最寬，柳青年紀不大，家學淵源，人又機警靈巧，此行一半爲了少年喜事，一半也因辛李二人，一見如故，斷定文珠，必在彌陀寺，雙雄寨，兩處被困，知道乃祖威名，這兩處賊黨，不會不知，何況左近不遠，有一新近移居在此的俠

盜，乃兩代世交，父子二人，全都相識，金氏弟兄，也有一點照應，想由李善身上，與平日朝夕想望的關中諸俠結交，便向乃祖方請，一同趕來，事前，聽一少女說起，李善和文珠，落花有意，流水無情，大為不平，到了鎮店，先尋俠盜安公然，安平父子，見面一說來意，公然父子，不特不肯相助，反到埋怨了幾句，柳青負氣，當時告辭，走在路上，細想安氏父子，世交至好，斷無如此薄情，內中必有原因，再一回憶所說，和劉家相識的話，忽然醒悟，斷定對方，必在暗中相助，胆子越大，劉氏雙雄，武藝甚高，素來強傲自恃，斷定無人敢於上門，賊黨又多，前寨還設有好些機關埋伏，一有警兆，立可發動，設備祇管周密，從未出事，未免大意，柳青人小靈巧，容易易，越過寨牆，到了裏面，因內中房屋甚多，所有賊黨，全都聚居在內，文珠被賊妻，請往花園居住，在一高樓之內，因由後寨入內，急切備，自難尋見，找了好一會，也未找着，正想擒一賊黨詢問，忽與潘宏相遇，拉往所居客房之內，談了一陣，剛談起賊黨要將文珠灌醉，困入牢內，防他明早，堅執起身，如其醒來質問，便推彌陀寺囚僧，要來劫人，雙方多年近鄰，囚僧本領又高，不願樹敵，故此將他藏入牢內，一面設法拖延，挨到黑天雁，明日起來，再作計較，跟着，便聽賊黨報警，說有奸細入寨，心疑李辛二人尋來，剛和潘宏走出，迎頭遇見辛良，忙告潘宏，迎上前去，推說柳辛二人，均是潘宏至交，且聞

來此，方才出外解手，把路走錯，致生誤會，隨同回到屋內，彼時劉氏兄弟，男女爲首諸賊，因把文珠，軟困在內，全都興高彩烈，潘宏又在寨中住過兩年的朋友，常時有人來訪，就此忽略過去，二人正在房中商量，如何去救文珠出險，忽聽窗外，有人接口，說了句，要走就走，此時最好，三人聽出外路口音，忙即追出，已無人影，爲防賊黨，見有生人，來此窺探，院門早關，潘宏也是綠林中的高手，忙同二人，縱上房去，登高一望，彌陀寺那面，忽起野燒，火勢甚大，半天通紅，跟着，便聽前寨鳴鑼之聲，男女羣賊，聞得火警，紛紛趕出，潘宏久住寨中，原知地理，先往後圍一探，文珠已然醉臥，被女賊送往石牢之內，忙即回告二人，分頭行事，先將望樓防守的賊黨，由辛良動手綁起，盜了文珠所用寶劍，尋到石牢，將守牢二賊殺死，辛良上前，隔着鐵門，告以中計被困，話未說完，文珠醉夢中驚醒轉來，神志不清，一見辛良，想起黃昏以前所聞，胸有成見，也未尋思，誤認李善，又在命人鬧鬼，說了幾句難聽的話，柳青年幼氣盛，固是大怒，辛良當着外人，也覺難堪，再吃柳青，強着一拉，便同退出，其實，文珠祇是心急了些，話才出口，已發現身在牢內，鐵柵堅固，下有重鎖，立時明白過來，無奈方才話說太滿，柳青答話難聽，無法改口，聞聽三人，邊走邊談，說他不知好歹，早晚落入賊手，受人侮辱，身敗名裂，此是忘恩負義，不知好歹之報，眼看人已走出地

道，正自悔急，拾起地上寶劍，想將鐵柵斬斷，斫得火星亂迸，並無用處，正自憂惶，忽見一條黑影，如飛駛來，到了門前，伸手挽着外面鐵鎖祇一扭，那尺許長的大鐵鎖，竟被扭斷，牢中原有燈光，認出來人，正是泰山所遇，殺死凶僧的，黑衣蒙面大俠，好生驚喜，方要開口，黑衣人已先說道，還不隨我快走，出了賊寨，等我將你那馬盜來，連夜上路，免遭毒手，文珠忙着稱謝，黑衣人已當先馳去，祇得隨在身後，由黑衣人引到寨旁小門走出，行約半里來路，樹林之內，遙望前面，紅光燭天，火勢甚大，回憶前情，宛如夢寐，黑衣人隨令等候，文珠剛想起自己那馬，外人不能近身，想要喚住，人已不見，所行又非原路，隔了一會，忽見黑衣人，用布把馬頭綁緊，口中塞滿破布，強拉了來，文珠忙把布套破布取下，黑衣人隨說，前途小心，我還有事，西北兩面，均是山崖，須由東南行走，避開火場，逢廟須要小心，不可被那和尚追上，非越過火場，不能上路，越繞遠越好，有人暗助，雖然無妨，到底惹厭，文珠剛一應諾，黑衣人已如飛馳去，便照所說，騎馬前進，本意照着黑衣人所說，繞過那片火場，再行上路，誰知當地，山嶺雜沓，路甚難行，文珠步行尚可，因騎着馬，好些地方，均須迂迴繞越，不能直走，彌陀寺本來不易避過，文珠連日勞頓，匆匆起身，想起前情，又急又恨，加以賊黨衆多，危機四伏，不免心慌意亂，不知不覺，把路走錯，無意中繞往廟旁，這時，火

勢越大，滿天紅光，霧退之後，月華尙好，照得左近山石林木，無異白晝，文珠祇知策馬繞路飛馳，先未見廟，還以爲相隔已遠，等由一條山溝繞出，聞得側面，人語喧嘩，抬頭一看，忽然發現，右側面現出一片廟牆，再往前走，便到土坡前面野地，因那大片野燒，被沿途山崖擋住，不曾看清，廟前樹林中，已發現人影，心中一驚，知一出去，必與凶僧師徒撞上，忙把馬勒住，轉身急馳，廟前火路，已被廟中僧徒切斷，火由橫裏燒過，離廟漸遠，前面燎原之勢，却越展越寬，隱聞黃昏來路村鎮上，鳴鑼犬吠之聲，方想這一帶，景物荒寒，除却鄰近官道小鎮外，人烟稀少，如非天降大雨，這數十里野地，非被燒光不可，仰望空中濃霧全消，碧空萬里，晴霄一碧，祇西北方，浮着一片雲影，相隔甚遠，全無雨意，正在盤算途程，和李善黑衣人等來歷，心中煩亂，忽然一陣急風，挾着一股熱氣，由斜刺裏吹過，抬頭一看，乃是一股旋風，裹着好些帶有火星的殘枝斷梗，由廟前一帶，往前面斜飛過去，暗道不好，大蓬火星，已蔽空而下，正落馬前，相隔也祇一箭多地，那一帶離廟最近，向無行人，野草甚多，風乾物燥，早已枯黃，火星落地，當時點燃，風向忽又旋轉，由逆歸順，衰草着火，立成燎原之勢，隨風捲來，那馬不等主人招呼，早已轉身，仍朝前路疾馳，文珠大驚回廟，身後來路，已成了一條火弄，好些矮樹，均被點燃，火和潮水一般，由馬後湧來，那馬也和弩箭脫弦一

般，朝前飛馳，快到出口，忽然想起，前面便是賊廟，此去豈不撞上，憑自己的武功，雖然常遇強敵，無如人單勢孤，後面保不住還有追兵，初到劉家，曾聽劉旺說起，凶僧是他多年近鄰，彼此本有來往，但是對方，性情凶暴，無惡不作，廟中又隱藏着一個採花淫賊，香粉蜈蚣一枝花強飛，更是色中餓鬼，遇上難免生事，最好晚走半日，也未說出原因，這類盜賊，祇管而和心遠，一遇上事，極易連合，已是可慮，廟中僧徒，如是易與，以黑衣大俠的本領，不會那樣着重，事前既加警告，可知利害，還是避開些好，心念才動，已離出口，祇十餘步，後面火勢又猛，環山燒來，如非出口一帶，俱是石崖，無什草木，人馬已被火濤追上，急切間，正想驟出不意，仗着馬快，猛衝出去，順着前面剛燒光的火場邊界，落荒而逃，祇要跑出一段，就被凶僧警覺，也難追上，萬一敵人，脚程太快，不過少數幾人，憑自己連珠袖箭，也能將其打退，剛把弩筒取下，準備應付，回手正握劍柄，還未拔出，猛覺眼前一花，喊聲不好，寶劍還未出鞘，連人帶馬，已被三個繩圈，上下套住，一同跌倒在地，知中埋伏，想要拔劍抵禦，耳聽頭上，衆聲嘩噪，人已離鞍，懸空而起，那套套十分巧妙，上半身全被裹緊，休想掙脫，一會拉到崖頂，隨有多人，湧上前來，將文珠全身綁緊，眼看前面愛馬，先被敵人套倒，跟着，便有兩個和尚，搶上前去，將套索解下，拉了就走，剛走不幾步，內中一個，搶前

跑去，那馬忽然回頭一口，將和尚手臂咬住，昂頭一甩，跟着，抬腿就踢，祇聽一聲急叫，拉馬和尚，早已跌出老遠，那馬甚是靈活，將人踢倒忽又旋身，雙腿齊飛，找補了一下，就勢啣了馬韁，如飛馳去。和尚祇急叫了一聲，便倒地不起，似已死去，餘下僧徒，還有多人，一見同伴，被馬踢死，同聲怒喝，各持器械，朝馬追去，飛鏢弩箭，一路朝前亂打，無如那馬跑得太快，晃眼便繞過火場，竄入樹林之中，逃時，中間一段草地，火還未滅，相隔約有兩丈來寬，那馬一躍而過，羣賊暗器，一件也未打中，再看身前敵人，有七八個，全身已被綁緊，橫倒在地，原來那彌陀寺，坐北朝南，建在半山坡上，西南兩面，均有大片樹林，東面一片斜的崖坡，外觀好似背山而建，實則，正對廟後，是一崖洞，深約三數十丈，另有小洞兩處，前後相通，密室糧倉，均在其內。東面崖坡，寬約兩丈，可由洞外，繞往後洞，下面危崖壁立，高約十丈，中間另有一片凸崖，離地祇兩丈高，上面怪石林立，人伏其內，決看不見，正當兩岸相對的出口，形勢奇險，文珠便由下面經過，當初次過時，人馬還隔老遠，便被後洞防守的賊黨發現，見與黑天雁來信所說，騎馬少女浦文珠相似，有時馬行暗影之中，頭上並有一點寒光閃動，料是此女無疑，忙即分人，趕往廟前報信，因僧立時傳令，一面分人埋伏出口，爲防文珠馬快，又命準備絆馬繩，先把馬絆倒。

一湧齊上，不料文珠行近出口，忽然驚

覺，回馬飛馳，馬行太快，追已無及，因僧運出文珠地理不熟，知道劉氏兄弟，受有老賊黑天雁之託，決不致於深夜放他上路，料是乘着劉家救火，盜馬逃出，正待命人，分頭攔截，忽見後山火起，人又逃回，賊黨中恰有兩個，會用繩圈的能手，原是關外馬販子出身，所用套索繩圈，百發百中，弟兄二人，一名史鴻，一名史清，因聽文珠騎馬逃回，正各拿了繩圈，打算沿崖抄近路追去，一見人馬跑回，正好迎上，冷不防，當頭罩下，同時，埋伏谷口的賊黨，見文珠身後，已成火術，歸路已斷，也想迎頭堵截，搶將進來，飛索套馬，兩下不約而同，都是又快又準，這時風狂火猛，轟轟亂響，加上樹木燒裂的爆音，遠近嘈成一片，文珠前有強敵，後有烈火，又是心慌意亂，祇顧盤算突圍之策，沒想到上面敵人暗算，那馬跑得又急，等到開得頭上風生，和繩圈影子，連人帶馬，已被擒住絆倒，離鞍而起，最氣人是，腰間寶劍，本甚鋒利，這類繩圈，原可切斷，無奈驟出不意，劍拔得晚了一步，劍未拔出，連手也被套緊，正在憤恨喝罵，忽見側面，走來一個，身材高大，貌相猙獰的囚僧，到了面前，哈哈笑道，你就是夜明珠麼，我有兩個好友，俱都想你，我知你落到劉家，命人往請，竟說人還未到，我知劉氏弟兄，不願朋友義氣，二次命我徒弟前往警告，走出不遠，便遇野燒，送了性命，我雖不是真正佛門弟子，葷酒殺人，無所不爲，但我人最爽快，自知驢大黑粗，討不得娘兒

們的喜歡，我也認定，女人是起禍根苗，越好看的越糟，你對我祇管放心，不過，我那兩個朋友，全都愛你，又都和我有交情，我想一個娘們，如何能嫁兩人，方才想起主意，誰先到手，便是誰的，本定與日請你來此，由你挑選，無奈內中一個，太好女色，一聽你在劉家，強要趕去，試上一下，怎麼勸他，也是不聽，我知劉氏弟兄，並非好惹，他孤身前往，人還未回，你却乘機逃走，其中必有原因，你如自己上門，固應以客禮相待，現我強二弟還未回來，就許受了劉家暗算，如我料中，決不干休，還有另外一個想你的人，曾費不少心機，並還來信，向我重託，將你留住，不能放走，說不得祇好委曲些時，等這兩個愛你的人來此，你祇答應肯嫁他們，不是我的嫂子，也是我的弟妹，那時，再向你賠罪不遲，說罷，便命把文珠綁緊，送往洞中，多加繩索，綁在平日打人的石條之上，文珠始而急怒攻心，幾乎暈死，及聽這等說法，方想詢問，所說兩人是誰，繼一想此時咒罵，徒自取辱，祇得任其所為，凶僧說完便走，文珠被人抬往洞內，半臥在一個尺許粗細的石條之上，再加上幾道粗索，人去以後，暗中用力一掙，覺着綁繩十分堅韌，除非快刀寶劍，休想掙脫，盜黨似知文珠武功，不是尋常，套索並未取下，竟連寶劍鏢囊，一齊纏緊，自知身陷絕境，除却黑衣人，二次趕來暗助，凶多吉少，側顧洞口，祇有兩賊防守，心想，此時廟中僧徒賊黨，忙着救火，防守的人甚少，

黑衣人如知我被困在此，必來解救，並且行時曾說，有人暗助之言，除他以外，還有何人，此人武功，高得出奇，從所未見，何故對我如此出力，如說爲色討好，見面神情，又不應那麼冷淡，莫非姓李少年，對我情癡，知我此行，危機四伏，自己尾隨，暗中救護不算，又把這類高人，請了出來，起初疑他，不是好人，此時回憶前情，泰山盜黨，如是對方鬼計，怎會沿途，均有傷亡，祇奇怪辛良，明是昨夜盜黨之一，怎會掉頭，與之一路，奸生不解，再一想到方才被困劉家石牢之內，辛良曾帶長幼二人，欲來解救，祇爲胸有成見，對他答話難堪，跟着，黑衣人便趕了來，既然屢次出力，助我脫險，又知彌陀寺，凶僧厲害，爲何又不顧而去，萬一這幾個救星，全是一路，事後談起，誤認我恩將仇報，不知好歹，就此負氣不管，身落賊手，遭了污辱，由此身敗名裂，豈不冤枉，正在回憶前情，心亂如麻，苦盼救星不來，愁急萬分，忽聽門外，又來一賊，與前二賊交談，大意是說，淫賊一枝花強飛，因聽夜明珠美貌，起了淫心，仗着所用迷魂香，中人必倒，欲乘劉家，忙於救火之際，偷入內寨，將人迷倒，姦淫之後，解醒過來，如肯從順，一同回廟成婚，否則，照他慣例，先姦後殺，不料夜明珠不會尋見，正趕劉二婆娘，因把夜明珠，困入石牢之後，回房洗澡，被他撞上，用迷香把人迷倒，還殺了一個丫頭，正在姦淫，不知怎的，被另一人，暗用迷香，迷倒在婆娘身上，劉二見

風向相反，火路又斷了兩條，知已無害，回房安息，見狀大怒，初意和姦，本要全殺，後來發現死的丫頭，男女二人，又都昏迷不醒，這才看出中了迷藥，跟着，又聽人報，石牢鎖斷，夜明珠被人救走，因強飛雖在廟中久住，平日不見外人，劉氏弟兄，祈近才有耳聞，當時把他腳筋挑斷，費了許多事，才用解藥救醒，飛刑拷打，死去活來好幾次，始終不肯連累囚僧，祇說背人所爲，劉氏弟兄，自是恨毒，把強飛打得體無完膚，倒吊石牢之內，却不殺死，一面命人，來向囚僧責問，囚僧人最粗野狂傲，不知強飛，已是受盡慘刑，九死一生，一聽被擒，先自情急，竟把事情，攬在身上，說劉氏弟兄，擒到夜明珠，偏說假話，相託未見，毫無義氣，爲此才命強飛往探，想把夜明珠尋到，向其理論，是好的，把他放回，定日一分高下，來人聽完，才把強飛探花經過說出，囚僧越發羞惱成怒，如非來人，答話巧妙，善用激將之言，幾乎當時殺死，就這樣，也把耳朵削掉，帶了記號回去，如今雙方，已然破臉，也許天明前後，便有一場惡鬥，並說囚僧和淫賊，生死之交，因事由夜明珠而起，大爲憤怒，祇等雨下火滅，或是風勢轉小，便要把夜明珠捉去，給他一個厲害等語，文珠才知劉氏弟兄，果是陰謀，害人害己，聽去雖覺快意，身落虎口，更是可慮，耳聽二賊互說天明將近，救星久不見到，分明對方心冷，早晚必受囚僧凌辱，死活都難，正自憂急，忽聽門外，嘍得一聲，和人倒

地之聲，跟着，跑進一人，就着洞中油燈一看，來人正是窮追自己的姓李少年，燈光昏暗，洞中地大，堆着好些怪石糧袋，匆匆走入，自看不真，被綁之處，隱僻黑暗，前面又有石頭擋住，由外望內，更難發現，少年東張西望，滿臉惶急之容，知爲救己而來，兩次想要開口，均因平日性傲，先在石牢，又向辛良等三人，說了極難堪的滿話，罵得對方，分文不值，如今落在危難之中，向人求援，怎好意思，欲言又止，來人正是李善，先聽柳青說完，尋到辛良，別了潘宏，便朝文珠去路，追趕下來，因聽辛柳二人說，文珠牢中答話可恨，心甚不快，本不似以前心熱，祇想追出一段，發現文珠，出了險地，避開彌陀寺一面，便各回店，明日仍由文珠去路起身，遇上危難，仍就幫他，但不再爲注重，也不與之相見，辛良回顧四外無人，悄告李善，昨夜小老頭，正是泰山所遇黑衣大俠，因所穿藤鞋，形製奇特，與泰山所見相同，便留了心，方才文珠遇救，逃出賊寨之後，黑衣人重又趕回，忙搶上前相見，辛良原是心細機警，知道文珠多不好，李善已入情網，決不肯視死不救，到了外面，便拉着潘柳二人商計，想把牢鎖打開，再行退出，逃否聽便，總算把心盡到，以便回復李善，柳青還不願意，正爭論間，忽然雲破月來，發現地面上，有人頭影子一闪，暗中偷覷，身旁不遠，假山石上，站有兩人，正在底聲說話，內中一個，背向自己的，正與泰山黑衣人，一般打扮，便和潘柳二人打手

式，改變口風，假作負氣，一同前行，到一山石後面，隱身回顧，黑衣人已往牢中馳去，祇看到一個背影，另一個頭蒙紗巾，似一女子，已然不見，疑是同入牢內救人，忙換地方藏起，一會，便見黑衣人，帶了文珠跑過，辛良見那山石頗高，可看牆外，一同上去藏起，又見黑衣人，匆匆趕回，前往盜馬，同時發現淫賊踪跡，柳青早聽人說過淫賊一枝花的來歷，想起祖父前年會說，門人子女，無論何人，遇見淫賊，必須殺死除害，不可放過，並還分了一些，專破各種迷香的解藥，行時，無意之中，帶了一小瓶解藥在身上，竟會無意之中，不期而遇，當時便告辛良，說有一要事，匆匆追去，潘宏恐其年幼無知，胆大惹事，尾隨在後，辛良不知李善，業已暗中趕來，覺着黑衣人難得遇到，意欲攔路相見，又想，潘宏同往，當可無事，便未隨去，等其走過，突然出現，黑衣人見他，如此機警靈巧，笑說，李善已來，文珠此行，稍一疏忽，必與凶僧路遇，可告李善，好人須做到底，不可半途而廢，又誇獎了辛良幾句，姓名面目，仍未吐露，便自拉馬走去，辛良說完前事，李善心情，本來矛盾，聞言更可借口，便不聽柳青的勸，一同向前急追，正走之間，猛瞥見文珠那匹愛馬，由遠方樹林中，狂竄出來，人却不在馬上，料知文珠出事，由不得情急起來，三人都不認路，又須避開兩處賊黨耳目，好容易繞近廟旁，忽又爲火所阻，無法再進，柳青力言，此時到處皆火，風向略轉，或遇旋

風吹來的火星，當時燃燒起來，這等亂闖，實是危險，好在劉家二賊，還未驚覺，文珠如其遇險，必在彌陀寺一面，在老賊黑天雁未來以前，至多被人擒住，決不妨事，這類不知好歹的女人，吃一點苦，也是應該，何必如此心忙，李善因柳青，年紀雖輕，武功甚高，將門之子，頗有見解，所說也頗有理，文珠這等對人，難怪不平，強笑道，老弟不必多心，愚兄一則，受人之託，欲罷不能，再則，浦女俠對我疑心，無非誤會我是浮浪少年，執袴惡少，就此袖手，反道我所求無望，坐食前言，不如好人做到底，助他平安到達，脫險之後，再不顧而去，使其有些回味，知道李某並非如他所料，豈不是好，柳青還未及答，忽聽道旁崖頂上，有一少女，低聲笑道，此話果然不差，我也愛惜此女，他被囚僧擒住，困入後洞，現留給你做好人，可由右側崖坡上去，再往左轉，越過一條山溝，便可尋到，我暗中助你成功便了，李善忙問，俠女貴姓，辛良柳青，已往崖頂援上，那崖離地，約四五丈，並不甚高，二人輕功又好，到頂一看，崖上亂石錯列，那有人影，李善也相繼援了上去，辛良料是黑衣人的同伴，便照所說走去，果然相隔頗近，祇有一條火剛燒完的山溝，翻越過去，就是彌陀寺後山一帶，三人均是初來，先祇看出那土山與先前遙望，所見相同，還拿不準山前，是否彌陀寺，事有湊巧，正走之間，忽見前面兩個短衣僧徒，抬一死人走來，忙藏石後，等其走過，突然撲倒，擒住一

問，得知此廟，以前清規甚嚴，自從凶僧法朗，來此佔據，原有和尚，死走逃亡，法朗召集徒黨，全數落髮，全是江洋大盜，借此隱身，真正出家的，並無一個，常時出外打劫，殺人甚多，近年又來了一個淫賊，更是如虎生翼，無惡不作，一面供出文珠被擒經過，所抬尸首，便是方才被馬踢死的賊黨，奉命掩埋等語，辛柳二人，問完經過，本想殺死，被李善阻住，辛良笑說，這類惡賊，留着害人，恩主心慈，不忍殺死，待我給他，點了穴道，再綁樹上，以免後患，此後祇一跑動，便氣喘汗流，再作本行，是無望了，說時，李善問出文珠被困之所，已自惶急，不等把人綁好，便往前跑，剛過山頂，發現前面，還有一座小山，山下有洞，洞旁立着一賊，前面草樹山石皆無，祇洞旁不遠，有一峯崖，知一現身，必被發現，雖然相隔尚近，如用暗器去打，除非雙鏢同發，全數打死，祇有一個活的，賊黨立被驚動，文珠武功不弱，尚且被擒，賊黨人多勢強，休說孤身一人，便辛柳二人趕來，也非敵手，正打不起主意，情急之下，方想，乘着二賊回身之際，冷不妨，衝將下去，先用鋼鏢，打死一個，人也衝到，再把另一個斫翻，祇要洞中無人，賊黨均在前面救火，便有成功之望，猛瞥見斜刺裏，飛射出一串寒星，二賊共祇噉了半聲，便各倒地，定睛一看，原來洞左崖石後面，有一蒙面青衣少女，身量不高，朝自己正打手式，意似人在洞內，速往解救，忙即馳下，入洞一看，那洞又高

又大，到處堆着糧袋，還有好些原有石堆，和各種雜物，凌亂不堪，洞頂雖懸着一盞大油燈，光影昏黃，陰森森暗沈沈的，外面月光甚明，驟入暗處，更看不真，心中惶急，忍不住喊了一聲浦俠女，你在何處，再不隨我出險，就來不及了，文珠正不好意思開口，聞言，把臉側向裏面，故作未見，微微嚶了一聲，李善正想朝前洞尋去，循聲趕去見文珠被綁石條橈上，前面還有山石雜物擋住，祇近頭尺許空隙，忙用寶劍，割斷綁索，把人放起，文珠被綁多時，手已發麻，李善先恐誤會，又恐誤傷，祇將綁扣挑開，不會伸手，後見綁索，層層摺紮，文珠自解，似乎爲難，低說，我不是浦俠女所料那樣人，可要我來代解，文珠聞言，自是慚愧，李善見他低頭未答，試探着把幾層活扣，全行解開，下餘綁索，已早挑斷，文珠先把手搓了幾下，抬了抬腿，覺着甚痛，低聲笑說，多蒙李兄相助，貴友黑衣人，現在何處，李善答說，這位黑衣大俠，屢次暗中出力，始終不知他的姓名來歷，此公宛如神龍見首，行踪飄忽，不可踪迹，此外還有一位蒙面俠女，令人可感可佩，如不是他指點，事情還無如此容易，此非善地，請快走吧，文珠先後被綁了一個多時辰，賊黨知他武功甚好，綁得極緊，此時周身酸麻，手足更甚，如換常人，早已無法站起，文珠武功雖好，也禁不住，不好意思說自己行走不快，祇得咬牙，隨同前行，不料血脈還未舒暢，心又發慌，剛走出洞，一不留神，被地上山

石，絆了一下，幾乎跌倒，二人原是且談且行，李善見文珠，走得不快，耳聽賊黨，說笑之聲，由前面隱隱傳來，心正發慌，想要催快，不料文珠身子一歪，竟往懷內，橫倒過來，恐其跌倒，心中越急，連忙伸手抱住，覺着軟玉滿懷，由鬢腳間，傳來一股幽香，心方一蕩，猛想起此舉孟浪，忙又扶住，把身離開，文珠先因李善抱持頗緊，心方有些不快，對方手已鬆開，剛朝李善，妙目含嗔，看了一眼，忽想起此是自己跌倒，事出無心，如何怪人，又猛覺左腿好似轉筋，又酸又麻，又脹又痛，不能舉步，這才想起，方才連馬跌倒，曾在山石上，撞了一下，後被賊黨綁緊，一直不會理會，一腿已傷，如何行路，耳聽賊黨笑語之聲漸近，似由前洞傳來，再看李善，手雖鬆開，因見自己，站立不穩，又不再往前走，月光之下，神情甚是惶急，雙手微張，似恐自己再跌，又防怪他神氣，暗忖，此人頗是志誠，怎麼也比落入賊黨手內，要強得多，心念一動，脫口說道，我左腿受傷，已難行動，底下的話，還未出口，洞中人聲，已更隔近，李善看出文珠，沒有怪他之意，心中一定，暗忖，此時救人要緊，方才主意打定，祇把人護送到達，便即分手，不與再見，心迹久而自明，有何顧忌，忙道，賊黨就要追到，事貴從權，幸勿見疑，說罷，不似答言，便把身子，背朝文珠，蹲了下去，文珠還在遲疑，忽聽洞中凶僧大喝，將那該死的婆娘抓來，知道不妙，又見李善，側眼回顧，狀更惶

急，寶劍已然拔出，並無勉強之意，暗忖，此人果然不差，祇得低聲說了多謝二字，身子往前一撲，雙腿一拳，李善立用左手，回托文珠雙膝，往對面山頂馳去，晃眼到達，方幸賊黨未追，忽聽洞中人聲嘩噪，知已發現，且喜山頂，已然越過，未被看出，連忙向前急馳，剛跑入來路樹林之中，耳聽賊黨吶喊，與咒罵之聲，回顧來路山頂，已有兩賊跑上，正在東張西望，因那樹林，背着月光，未被發現，由內望外，却甚真切，兩下相隔不遠，李善恐被追上，祇得穿林而逃，文珠見他，一手托住自己雙膝，一手握劍，準備迎敵，似頗費勁，附耳低語道，你將寶劍交我，我此時手已活動，祇是腿痛，如有賊來，還能抵擋一陣，頭一句，李善不曾聽清，祇覺耳邊癢癢蘇蘇的，鶯聲壓壓，香澤微聞，忙問，浦俠女你說怎麼，口中說話，把頭微偏，無意中，和文珠的櫻口，碰了一下，正覺溫香涼滑，從所未經，背上又似輕盈盈，馱着一條軟玉，八月間的天氣，秋衣單薄，祇覺柔肌溫軟，舒適非常，再一耳鬢磨磨，吐氣如蘭，由不得，周身發燒，心頭怦怦跳動，忙把心神鎮住，二次把話聽明，心想，我並不累，也許這樣指法，他不舒服，立把手中寶劍遞過，回手過去，雙手托着文珠兩條玉腿，腳不停步，順坡而下，經此一來，果然省力得多，賊黨又未追來，方才所擒兩賊，已被綁向樹上，業已走過，幸柳二人，不知何往，心中奇怪，暗忖，他二人如若在此，也好接應，爲何不見，當夜天

色，原被烈火衝開，此時相隔天明不遠，月影西斜中，天空中佈滿浮雲，光景時明時暗，頗有雨意，總算賊黨救火得法，前面又有河溝，風勢一止，火已不再蔓延，祇是一些着火的樹木，仍在焚燒，比起方才，已好得多，李善下坡以後，率性由火場踏着餘燼，逕由廟前出口逃走，固是無妨，便往回路，此時兩處賊黨，忙了一夜，又各有事，一早還要準備應付同黨火併，門前一帶，素無外人經過，祇由賊寨後面，繞出一二里路，也可無事，李善和文珠，畢竟道路不熟，一不留神，走入一條山溝之內，初意，這條路徑，地勢隱僻，由坡上下望，似可遙通官道，互一商量，李善自聽文珠的話，沒想到那條山溝，正與土山斜對，賊黨祇有一人在上，便可望見，等到跑進溝內，回顧來路山頂，和洞前一帶，站着幾個短衣賊黨，方覺不妙，想要掩藏，已自無及，耳聽羣賊吶喊喝罵之聲，內中一賊，手指自己這面，正發號令，餘賊已紛紛趕下，有幾武功高的，竟由崖上，攀援下縱，來勢更快，再一回顧，賊黨竟分好幾路追來，已快湧入谷口，跟着，又聽遠遠鐘聲鏗鏘，亂打不已，心疑兇僧，召集徒黨，大舉追趕，方自愁急，忽見四名賊黨，各持刀槍，喝罵追來，文珠見狀，忙道，李兄，蒙你相助，深感大德，你指着一人，早晚必被追上，這等走法，終逃不脫，不如放我下地一同對敵，拚得過更好，如其寡不敵衆，你可先逃，免得一同受害，李善自是不肯，依然擋了文珠，拚命前奔，

耳聽文珠，連催放下，賊黨喊殺之聲漸近，人數好似又多了幾個，心更驚惶，又恐文珠，自己跳下，帶着腿傷，與敵拚命，正想勻出一手，去抱文珠纖腰，文珠已縱身躍下，耳聽噯呀一聲，大驚回顧，文珠腿傷未愈，縱時用力稍猛，幾乎跌倒，趕忙扶住，賊黨前後七人，已喊殺追來，相隔不過三數丈遠近，文珠一手扶着李善肩膀，怒道，李兄寡不敵衆，還不快走，說時，腰間弩筒，已早取下，揚手便是一點寒星，朝當頭一賊打去，李善見狀提醒，剛把鋼鏢取出，待往外打，文珠頭一箭，已自打中來賊面門，跟着，又是兩點寒星飛出，心方一喜，月影朦朧中，耳聽崖上，連聲大喝，驟出不意，心方一驚，覺出耳音甚熟，同時，瞥見兩邊崖上，各有寒光飛墮，朝羣賊打去，除當頭一賊，被文珠一箭，打穿腦骨，倒地身死外，這七八點寒星，飛射之處，又有四賊，死於非命，一賊也帶了傷，和另一賊，正往回逃，忽見一條人影，帶着一道寒光，由左崖飛墮，祇聽二賊驚呼怒吼之聲，寒光過處，應聲而倒，一個連肩帶頭，被來人斬斷，滾出老遠，鮮血噴了一地，另一賊祇怒吼半聲，便隨人影仰跌，也未看出怎麼死的，認出來人，正是前見青衣蒙面少女，左岸還有兩人縱下，正是柳辛二人，不禁狂喜，忙喊俠女留步，請來相見，容我一言，青衣少女，連理也未理，殺完二賊，飛身一躍，已上了右崖，更不再見，辛柳二人，迎面趕來，柳青見面說道，李兄快走，今夜之事，已可無

害，雙雄寨賊黨，劉氏兄弟，因憤淫賊採花，認爲奇恥大辱，現將淫賊，釘了門神，來與兇僧論理火併，全寨賊黨，差不多傾巢而出，兇僧聞得警報，方才鳴鐘聚衆，準備廝殺，一面分人來追，不料全被那位青衣俠女，和我二人殺死，這七個均非弱手，兇僧決想不到，尤其那位青衣蒙面女俠，竟是黑衣人的至親，方才我和辛兄，綁完二賊，想往接應，他忽迎頭走來，說兇僧和衆賊黨，正在廟前防火，李兄必能成功，即使被擒，兇僧人雖橫惡，却有信實，對於華山弟兄，最是敬畏，一見那面信旗，必不敢犯，就被擒住，也可無事，但這兩起賊黨，實是行旅大害，難得黑衣人在此，李兄又有這面信旗，正可借此將他除去，說罷，便引我們，退往山下埋伏，不料李兄走錯了路，羣賊發現追來，祇得繞道趕來，將賊殺死，事前，曾對我說，淫賊採花，將劉氏兄弟激怒，兇僧受過淫賊救命之恩，見他身遭惡報，被人釘在木板之上，宛轉哀號，生死兩難，欲爲報仇，兩下必有一場惡鬥，雙方近年惡迹，已被黑衣人查訪明白，決爲人民除害，將劉家這兩個殘害良民，坐地分贓的，土豪惡霸，一齊殺死，祇等雙方勝敗一分，便要出場，我們正好擇一高地，隔岸觀火，看個熱鬧，李善方答，浦俠女受傷，不能走動，他那匹馬，不知現在何處，這等熱鬧，不看也罷，辛良悄聲說道，這位黑衣大俠，分明是令那位女俠示意，既出此言，必有原因，文珠插口說道，這位姊姊，真個飛仙劍俠一流，能

借此一見，實是幸事，黑衣大俠，更是恩人，我們祇要藏處稍好，當可無事，再者，妹子此時，腿傷更重，寸步難行，再由李兄背走，也實難安，李善見文珠，也是這等說法，祇得應了，當下便由辛柳二人，在前引路，觀查形勢，李善仍背文珠，隨在後面，一同覓路，剛繞往廟旁不遠，山崖之上，便見曉色微明中，雙雄塞那面，賊黨已刀槍並舉，列隊走來，劉氏弟兄，當頭領導，羣賊隨後，爲數不下七八十人，彌陀寺這面兇僧，也率徒衆，同立廟牆樹林之外，列陣相待，一會走近，劉氏弟兄，到了坡前野火燒殘的廣場之上，便向兇僧厲聲喝問了幾句，往左一閃，立有四名賊黨，抬着一個門板，斜立地上，上面釘着一個赤身露體的淫賊，周身皮肉，已成稀爛，遍體鱗傷，血污狼藉，手脚均有長釘釘住，疼得周身亂抖，人却不會死去，兇僧一見大怒，率衆飛馳而下，暴跳如雷，劉氏弟兄，把手一揮，賊黨立將木板搭走，兇僧見淫賊慘狀，人未近前，揚手一飛鏞，想將人打死，免得活受，不料對方早有防備，一面忙把木板撤退，內中一賊，揚手一鐵棍，把鏞擋開，瑯的一聲，斜飛出去兩三丈遠近，落向地上，滾出老遠，凶僧共有一十八面飛鏞，見淫賊被人搭走，越發怒火中燒，一鏞不中，又將下餘十七面飛鏞，似穿花蛺蝶一般，上下翻飛，映着剛出山的微弱陽光，黃光閃閃，電濺星飛，朝對面敵人打去，劉氏弟兄，原知凶僧難鬥，尤其飛鏞厲害，這類奇恥大辱，又不

能不報，雖然橫心，來此拼命，但較刁猾，不似凶僧粗野，上來便故意激怒，引逗凶僧，飛鉞出手，再由自己，和幾個本領高而又手疾眼快的同黨，暗中戒備，一見凶僧中計，飛鉞出手，連片飛來，各照預計，手持刀槍棍棒，連挑帶擋，祇聽一片瓊琅金鐵交鳴之聲，滿空黃光飛舞，滾落一地，那十幾面飛鉞，全被磕飛打歪，斜滾出去，就這樣，雙雄寨這面，仍有三人，閃避不及，兩個把肩頭斫碎，一個把頭皮削去，倒地身死，凶僧徒黨中，也有眼亮機警的人，見劉氏弟兄，當頭喝罵了幾句，便全散開，便知其中有詐，忙即趕下，想要勸阻，凶僧心急手快，十八面飛鉞，已祇剩了兩面，聞言也自警覺，再見地上飛鉞，已被敵人紛紛搶拾了去，越知中計，怒吼一聲，手持兩柄厚背板刀，往下殺去，劉氏弟兄，正要對方混戰，一聲號令，合圍齊上，凶僧這面賊黨，也自喊殺下來，雙方當時打在一起，內中一個短衣賊黨，見淫賊被人拾回原路，相隔十好幾丈，意欲趕去殺死，免受痛苦，不料對方早有防備，還未趕到，便被暗器打死，劉氏弟兄同來的，全是一些好手，打了頓飯光景，彌陀寺這面，死傷了十好幾個，祇凶僧一人，力猛刀沈，人不能近，一見同黨，好些傷亡，自己又被劉氏弟兄，和幾個得力同黨絆住，始而乾看着生氣，後見死傷越多，劉氏弟兄，更因此是強敵，恐留後患，用心十分狠毒，早安排得有人，一見凶僧這面，有人受傷，便由幾個專打落水狗，埋伏在旁的

同黨，搶上前去，將受傷的人殺死，以致連受傷的，也十九難於活命。越看越有氣，怒吼一聲，朝前猛衝，也不再和敵人相持，手中兩把厚背板刀，潑風也似，闖入敵人叢中，亂殺起來，雙雄寨這面賊黨，雖然多是能手，但非因僧之敵，不是一照面，便被劈死，便是手中兵器，被因僧一刀磕飛，縱逃稍遲，立時送命，祇一遇上，不死必傷，因僧手中雙刀，舞起一片寒光，所到之處，如入無人之境，勇不可當，羣賊當時一陣大亂，不消片刻，也是尸橫滿地，彌陀寺這面，勇氣大增，再一分頭追殺受傷逃人，也是心狠手黑，祇被追上，便難活命，劉氏弟兄，原因因僧，猛惡非常，一身硬功，刀斫不入，這一對敵，便是存亡生死關頭，來時，曾經熟計，知其本領雖高，人却粗野，意欲由自己和幾個好手，先用車輪戰法，分班引逗圍困，不與力拚，一面分人，去殺對方僧徒，等到敵人徒黨，死亡殆盡，因僧也久戰疲勞，然後大舉合攻，一面再用暗器，去打五官要穴，眼看敵人，死傷相繼，成功有望，不料因僧，激發怒火，捨了原來諸敵，衝入人叢之中，亂殺一陣，同來賊黨，紛紛傷亡，因僧和瘋了一般，簡直不顧身後，往來衝突，見人就斫，一個招架不住，便被斫死，有時，連人劈成兩片，鮮血腸肝，狼藉滿地，偶然被人追上，無論刀斫棍打，全不在意，一個不巧，因僧回刀斫來，閃避稍遲，至少虎口震裂，膀臂酸麻，差一點，連兵器也震脫了手，祇管人多，仍不敢與之硬拚，

祇是此進彼退，分頭引逗，剛保得一會平安，僧徒祇有一人倒地，又復怒發如狂，飛身縱去，持刀亂斫，不殺傷一兩個，一任後面賊殺咒罵，理多不理，殺到日頭高起，劉氏弟兄，所帶七八十個同黨，已殺死了一半，對面僧徒賊黨，死得更多，祇剩十來個好手，尚在混戰，表面看去，凶僧這面人少，實則，所剩全是勁敵，凶僧更似一頭猛虎，縱躍如飛，越殺越勇，日光之下，祇見一團寒光閃電，在場中滾來滾去，又打了一會，李善等四人，見羣賊惡鬥方酣，看出雙方，已是勢不兩立，決不會再顧自己，漸漸胆大，頭一個柳青，先由樹後走出，辛良也被喊去，李善見文珠，腿傷未愈，那一雙蹉跎豐妍，底平指斂的雙足，羅襪上面，已染泥污，盤坐樹後，不時撫摸痛腿，面有愁容，知其坐得不甚舒服，見柳辛二人，坐在前面山石上觀鬥，賊黨竟無一人在意，雙方爭殺，也更猛烈，料知無事，笑說，浦俠女可要坐向前面，免得腿麻，文珠見李善，始終隨定身旁，全神貫注在自己身上，偶朝前面戰場，看上兩眼，目光又復側轉，面有愁容，知其關心甚切，也頗感激，在地上坐了一陣，覺着傷處腫痛，盤坐一久，越發難耐，心又恨毒這兩起賊黨，早想移坐樹外山石之上，無奈腿痛酸麻，起立艱難，祇得忍住，聞言，暗忖，此時難以行動，即便那馬尋來，也須此人扶持，才能上去，方才又被措了一路，何必再拘什小節，多受苦痛，還有這兩起賊黨，萬分可惡，此時正好看他，

自相殘殺，稍出惡氣，好在下面惡鬥方酣，成了死敵，不會再尋自己晦氣，即便剩下幾個，望見趕來，這裏居高臨下，形勢絕佳，憑自己的連珠飛弩，也能打死幾個，何況還有三個能手相助，他又持有華山弟兄信符，黑衣大俠，與青衣少女，又在暗中隱藏，待機還要出場，怕他何來，心念一轉，回眸笑答，也好，李善見他，明眸皓齒，微笑嫣然，陽光斜照，宛如朝霞和雪，明艷絕倫，又帶着兩分病容，越顯得丰神嬌媚，動人憐愛，方想開口，文珠纖纖玉手，已自遞過，李善連忙接住，覺着玉肌涼滑，握在手裏，柔若無骨，暗忖，此是一個金戈鐵馬，縱橫江湖的巾幗英雄，那好武功的人，偏生得如此嬌豔溫柔，可見絕代佳人，麗質天生，不是尋常庸脂俗粉，所能比擬，心中尋思，望着那膚如凝脂，又白又細，春葱也似的玉手，正在出神，文珠已就勢盈盈起立，見他低頭沈吟，笑說，李兄我真虧你，李善也未聽清，聞言把頭一抬，雙方目光正對，見文珠一雙黑白分明的剪水雙瞳，正注自己，出生以來，和女子這等親近，尙是初次，又是平日刻骨相思的心上人，由不得心跳臉紅，接口說道，凶僧實是可惡，祇等浦俠女坐好，再看一會，我便趕往戰場，好歹也將此賊除去，文珠知其會錯了意，因見自己，痛恨凶僧，如非志在保衛，早已上前，無意之中，把心裏話，說了出來，再見對方，立起身旁，英姿颯爽，面如冠玉，比起中元觀渡，儀表還要英俊，人又老成，稍爲親近，便自

臉紅，不由生出好感，聞言微嘆道，因憐狗賊，固是可恨，我已蒙你扶持，好人還要做到底呢，坐山觀虎鬥，還有多妙，兩面都非善類，你去算是幫誰呢，李善不知文珠，恐因僧武功太強，不願他前往涉險，故意如此說法，慌道，我是想等雙方，打得差不多時再去，既然這樣，將來報仇也好，文珠見他臉漲通紅，笑道，你滿口俠女俠女的，也太刺耳，請改兄妹相稱，不是好麼，李善聞言，自合心意，互詢年歲，文珠竟比李善，長了三四歲，忙即改呼姊姊，文珠見他，握着自己的手，尙未移動，故意把秀眉一縐，微微噙了一聲，李善見他疼痛神情，忙道我真該死，祇顧說話，還忘了扶姊姊，到前邊去坐呢，文珠笑容，我盤坐得太久，稍立一會，反倒好些，不知坐下如何，李善方說，自然坐下好些，先前盤腿，姊姊南方人，自是不慣，文珠忽把手一撤，李善以爲把握太久，誤認有了反感，正自臉紅心慌，文珠一條手臂，已搭向自己肩上，回首笑道，我左脚已難移動，這樣好走一點，李善才知用意，情不自禁，回手扶着纖腰，緩步向前走去，那山石離樹，尙有兩丈來遠，柳辛二人，見羣賊火併，自相殘殺，武功又都不弱，看得興高彩烈，無一回顧，李善和心上人，扶抱而行，玉肩相併，偶然回首，笑語之間，時聞幽香，由不得心神陶醉，把以前所打主意，全都拋向九霄雲外，恨不能就此下去，不要走到才好，無如歡娛苦短，爲路不多，一會仍自走到，先扶文珠坐定，方幸辛

柳二人，不曾看見自己，和文珠親密之態，忽聽柳青笑呼道，廟中火起，這一下，連賊巢也被燒光了，文珠也在稱快，朝前一看，果然廟中火起，跟着，便見一個小和尚，如飛跑出，站在山坡上，跳脚高呼，大意是說，糧倉被焚，還死了兩個師兄，所藏金銀財物，被敵人劫走，前追夜明珠的七人，也全被殺等語，因是順風，聽得頗清，滿擬因僧定必率衆回援，不料因僧聞報，竟未在意，哈哈狂笑道，這算什麼，今日不把這般無恥豬狗，殺個精光，誓不爲人，邊說，邊把雙刀舞動，四下衝殺，對面賊黨，又死了好幾個，劉氏兄弟，拿他無法，又不敢與之硬鬥，祇得一面仍用前法應戰，一面吩咐羣賊，亂發暗器，不要隔近，誰知這下餘十幾個敵人，全是好手，又有凶僧這個煞神，不時左縱右躍，往來衝殺，稍一挨近，不死必帶重傷，暗器多被對方打落，偶有兩次，打中凶僧身上，全都反震落地，並未受傷，劉旺畢竟年輕氣盛，見同黨紛紛傷亡，激發怒火，再一想起妻子被淫賊姦淫的仇恨，忽然心橫，怒喝禿驢，我和你拚了，話未說完，已率三個得力同黨，趕殺上去，本意想等凶僧回顧，再用暗器，試他一下，那知凶僧由黎明起，猛鬥到了傍午，自覺上來太猛，氣力漸差，同黨徒弟，死了好許多，久戰之餘，敵人越來越狡猾，一味閃避引逗，劉氏弟兄，和幾個好手，更是靈活，一個未傷，恨到極點，早就打好主意，拚着性命不要，也把劉氏兄弟，和這幾個強敵除去，爲死的徒黨，

報仇洩恨，正苦敵人縱躍輕快，無法下手，一見劉旺，怒吼追來，正合心意，料定敵人，仍是老套，自己祇一回身，必用暗器打來，一面縱身逃避，自己多大本領，也難施展，不犯點險，決難成功，故意向前衝殺，先不回頭，暗中留神，查聽身後敵人動靜，凶僧人雖粗野，武功極高，縱躍也極輕快，所煉羅漢刀，共有五百零一招，以前曾下十年苦功，至今仍是童身，刀法精純，變化無窮，慣用險招，祇爲心粗氣暴，上來打錯了主意，空自縱橫追殺，暴跳了一陣，敵人一個未傷，氣力已然見短，方始警覺，知道此舉，祇是徒勞，結果必爲所算，剛一變計，敵人已由身後追來，劉旺不知死星照命，惡貫滿盈，也和凶僧一樣心理，覺着打了一早晨，雖因處處取巧，仍是通體汗流，漸覺疲勞，凶僧始終那麼勇猛，心想自己原意，是用車輪合圍戰法，引逗對方，精疲力竭，同黨傷亡殆盡，剩下一人，多大本領，也必倒地，不料凶僧，如此凶野，不特精力未衰，自己這面同黨，反有多半被殺，下餘敵人，雖祇十來個，均是勁敵，如無凶僧，還可獲勝，因有這個凶神，無人能敵，祇一殺到面前，便須縱避，近個把時辰，鬧得衆同黨，全都具有戒心，往往手忙腳亂，再鬥下去，不特難望得勝，一個不巧，還要把命送掉，豈不冤枉，仇恨又深，雙方勢不兩立，除却冒險一拚，更無善策，想到這裏，便追過來，見凶僧不曾回顧，一味追殺賊黨，還自心喜，忙卽住了喝罵，想用聲東擊西之策，

由一同黨，左邊喝罵，並發暗器引逗，等到賊人回身，自己立由右面搶前，去射耳孔致命之處，自恃輕功，緊隨凶僧後面，相隔也就數尺光景，正朝另外兩個得力同黨，揮手發令，命其繞往前面，冷不防，各用暗器，去打凶僧五官要穴，忽聽一聲狂笑，呼的一聲，一條長大人影，帶着兩道寒光，已橫掃過來，喊聲不好，忙用脚跟着地，倒縱回去，百忙中，還想就勢殺敵，縱時，左手刀往上一架，右手兩枝鋼鏢，已朝凶僧迎面打到，誰知勢已無及，祇聽玲玲兩響，脚底一痛，身子一飄，兩腿已被凶僧，齊腿骨衝斷，兩條斷腿棍，落向地上，自支不住，當時奇痛攻心，仰跌在地，同時，所發兩鏢，又被凶僧，用刀背猛力一擋，反震回來，無巧不巧，正打在左眼之上，眼眶當時打碎，兩處重傷，奇痛攻心，怒吼一聲，就此痛暈死去，原來劉旺，身法雖然輕巧，跑起路來，脚不沾塵，無如凶僧多年苦功，耳目最靈，立意想要除他，先鬥了兩三個時辰，又是一味蠻幹，不到敵人追急，刀已向後斫到，從不回身，時候一久，劉旺和爲首諸賊，見他老是這一套，極少更變，均笑凶僧定有一身驚人武功，人太粗蠢，漸漸胆大起來，覺着不冒點險，決難成功，祇把凶僧殺死，立可大功告成，永除後患，誰知蠢人急了，也有主意，武功根底又好，耳目分外靈敏，這末一次，向前猛撲，竟是假的，早在暗中留神，聽準敵人飛馳，帶起來的風聲，已快臨近，喝罵之聲已止，料知必有詭計，暗罵

不知死活的狗賊，休想活命，因方才賊黨，朝他連發暗器，並還打中了好幾件，仗着一身好功夫，雖未受傷，形勢也是奇險，這次聽出身後來敵，有好幾個，祇有兩人在旁喝罵，已和自己平行，却不上前，料是幾下來攻，暗放冷箭，身後那人，也越追越近，忙使一個大鵬展翅，暗藏風颭落花搗敗葉的解數，冷不防，旋轉身來，左手橫刀，護住面門，右手刀朝敵人橫掃過去，凶僧生得雖然高大，但是力大身輕，劉旺來勢又急，一任輕功多好，也難抵禦，身材縱起，刀已掃到，齊腿骨斬斷，又吃凶僧，回鏢反擊，中了一下重的，自難活命，下餘三賊，均是江洋大盜，劉氏弟兄死黨，平日頗有名望，先見同黨傷亡，好幾個人，對付一個凶僧，絲毫不能取勝，也是愧憤交集，巴不得能夠成功，內中一個，武功最高，原定由左誘敵，追得較近，一見凶僧，突然往右回身，料知劉旺，凶多吉少，情急之下，忙舉手中純鋼仙人担，用足平生之力，照準凶僧右肩打去，本意想為劉旺解圍，不料雙方勢子，都是又猛又急，凶僧刀法精奇，剛反手一刀，將劉旺雙腿斫斷，一聽腦後風生，知道有人暗算，一個浪裏翻身，右腳在地上微一點勁，連人帶刀，一同旋轉就勢回身，一刀斫去，那賊不料凶僧身法，這等神速，隨着先前一刀之勢，反手橫斫上來，情知不妙，想要縱避，如何能夠，祇聽刀棍相觸，瓊琅一聲，手中純鋼仙人担，沒有打中敵人，反吃這一刀，回震過來，當時右臂酸麻，虎口震

裂，再也把握不住，手中一鬆，左額先吃自家兵器，打了一下重的，當時頭破血流，慌不迭，返身逃避，囚僧已追將過來，連肩帶臂，一刀斫下，把整個身子，斬斷了一小半，鮮血狂噴，尸橫就地，劉挺和下餘賊黨，見狀自是憤急，同聲怒吼，刀槍並舉，想要上前拚命，忽聽喝罵之聲，回頭一看，正是劉旺之妻，飛來鳳金針劉四姑，穿着一身短裝，手持一柄三尺多長，上面附着兩片鳥翅的奇怪兵刃，如飛趕到，一見丈夫被殺，殘尸正由同黨，搶了退下，囚僧力鬥羣賊，勢甚猖狂，也未哭喊，祇把牙齒一挫，厲聲喝道，昨夜不該受人支使，暗算夜明珠，今日的事，乃是我夫妻的報應，我也無顏活於人世，待我與賊禿驢拚了，劉挺和衆賊黨，忙喝，弟妹小心，各自退下，浦文珠與劉四姑，以前雖然相識，並不知道對方深淺，見他一到，羣賊一齊退下，方想囚僧這樣厲害，對面羣賊，並非庸手，合鬥一人，尙非其敵，女賊就算昨夜受了淫賊姦污，來此拚命，也未必能夠應付，如何容他一人上前，連個幫手都無，正和李善，指點說笑，囚僧已被劉四姑喝住，隨聽說道，你先不要動手，聽我一言，囚僧人雖狂傲，素來不喜女色，心想憑自己的威名，與一女子動手，勝之不武，再者，對方無故受人姦污，丈夫又死，難怪情急拚命，因料交手必死，忽然動了善心，正喝婆娘速退，我那二弟，雖然想把夜明珠，擒回成親，不該將你迷倒姦淫，但是劉氏弟兄，心太狠毒，就不看我情面，

將他殺死，也還說得過去，爲何用盡飛刑，又將他釘在門板之上抬來，掃以皮，我和劉氏弟兄，不是他死，便是我亡，已然勢不兩立，你這小寡婦，如再死我方下，却是冤枉，趁早滾開，四姑冷笑道，我受淫賊姦污，丈夫又爲報仇而死，並還傷了許多朋友，如何有臉爲人，此來便想把話說明，求你給我一刀，死後好尋淫賊算賬，你看如何，說時，手持那上有鳳翅的短銀棍，指着凶僧，大聲說話，比劃不已，凶僧見他，聲容悲壯，越發引起同情，雙方又是素識，回憶前情，實是淫賊不好，平日先姦後殺，傷人太多，遭此惡報，難怪人家痛恨，對方又是理直氣壯，志在求死，未出一句惡言，滿腔怒火，無形中消去好些，加以打了半日，動作太猛，這一停歇，漸覺力乏，也想就此緩氣，無形中鬆懈下來，見對方拿着兵器，指着自已，連比帶說，自恃本領，相隔又有好幾尺遠近，那知厲害，絲毫不曾在意，反勸他道，劉四姑，你武功品貌，俱比人強，憑劉二也不配做你丈夫，死了再嫁一個，口中話還未說完，耳聽雙方賊黨，在旁爭鬥，刀槍亂響，猛想起仇敵人多，自己這面，祇剩下八九人，如非武功高強，早非對手，本意今日還有兩起同道好友要來，內中一起，並與劉氏弟兄有仇，祇要打到援兵到來，便可將雙雄寨，殺個雞犬不留，不特報仇洩恨，奪回方才搶去的金銀財貨，並可把敵人多年聚斂的財產，連同城堡，據爲己有，作一永久根基，便黑天雁隨後趕到，夜明珠是他放

跑，並還瞞着自己，才有今日之事，決不會再幫他，主意打好，賊婆娘忽然趕來，劉大和那幾個死黨，全數退下，莫要上人的當，由婆娘把自己穩住，去向自己這面的人來攻，他們本就寡不敵衆，全仗自己，往來接應，先頗順手，眼看轉敗爲勝，敵人忽然乖巧起來，不等追到，望影而逃，祇一回身，又朝自己這面殺來，奸猾異常，爲首諸敵，又都能手，自己一停手，敵人再加上幾個狠的，豈不吃虧，心中一動，正待改口叫破，喝令劉四姑速退，免得送死，剛說到一個兔字，劉四姑忽然怒喝，賊禿驢，還我丈夫命來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四姑手中兵器，名爲雙鳳奪，前頭鳳翅，和鳳口內，藏有無數金針，共分有毒無毒兩種，對敵之際，專打敵人五官要穴，見血必死，非有特製解藥，當時醫救，萬無生理，昨夜四姑爲淫賊強飛，迷倒強姦，本就愧憤，後來問出，丈夫會起誤會，想把他和淫賊，一齊殺死，越發氣極，一任劉旺勸說，祇推無臉見人，不肯同來，兩下還吵了一陣，淫賊強飛，也被四姑，用上許多慘刑，凌虐了一陣，再把手足，釘在門板之上，死去活來了好幾次，劉旺因知凶僧厲害，廟中又有十幾個武功高的同黨，誰知乃妻，毒藥金針，能將凶僧，和爲首強敵除去，因怪自己，不問情由，便想連他和淫賊，一齊殺死，毫無夫妻之情，怎麼好說，也是不去，答話反帶譏嘲，不由羞惱成怒，也負了氣，便和乃兄，召集同黨，想好計策，與對敵方法，方始

宏，帶了幾人，前往廟中放火，意欲激怒囚僧，使其手忙腳亂，心躁氣浮，以便乘隙暗算，祇將此人，合力除去，便可成功，上來又將囚僧十八面飛鉞，騙去了十六面，少掉好些危機，心正得意，打算功成回來，和四姑反目出氣，以爲異日納妾地步，不料，囚僧雖被激得怒發如狂，手法絲毫不亂，又具長力，越殺越勇，終於把命送掉，四姑原因丈夫無情，全不念平日好處，雖然心冷，對於囚僧，仍是痛恨，又料不是囚僧對手，打算二劉敗退下來，再行出手，顯完本領，再和丈夫理論，稍有不合，便與分離，後來聞報，雙方死傷甚多，囚僧武勇非常，無人能敵，仍想丈夫求援，再行出手，忽又聽說，表兄小刀手武清，爲敵所殺，方始激怒，把近年不輕使用的毒藥金針，裝滿鳳翅之內，匆匆趕到，劉旺已被囚僧斫死，先後祇差了不多一會，雖然丈夫薄倖，到底結髮夫妻，不由悲憤填膺，搶上前去，因知囚僧，刀沈力猛，一擊不中，不死必傷，有心將其穩住，借着問答，暗下毒手，一面準備退路，故意用雙鳳奪，指着囚僧頭臉，連說帶比，暗中查看神色，待機而發，就這樣，仍恐被其看破，不敢就動，後見劉挺，領了同黨退下，就勢向殘餘同黨進攻，囚僧正在二次發話，忽然改口怒喝，再不下手，便失良機，忙把手上機簧一按，大蓬毒藥金針，暴雨一般，隨口中喝罵之勢，照準囚僧頭臉五官打去，囚僧死運當頭，絲毫不曾防備，那雙鳳奪，乃異人傳授，四姑又用巧思，連次攻製，每發十三針，中間七針，專打人的雙目五官等處，另外六針，作一外圈，相隨同

發，離身丈許遠近，百發百中，外圍六針，射處較寬，除非事前得知，用兵器護住頭臉，或者不致全中，最厲害是一發接一發，先是九十一針，分成七次，最末了一次，鳳翅上銀羽全開，又有百餘針，同時激射，專射頭臉，萬難躲避，何況因僧雖聽江湖上傳說，金針劉四姑的威名，一則，雙方平日，貌合心違，不大來往，四姑人又機警，武功又高，非遇真正強敵，輕不取用，將人打死，所發金針，十九取回，另用幾枝，似針非針，長約五寸的暗器作幌子，凶僧祇覺對方兵器，製作精巧，看去美觀，分量不重，又是銀質，一刀便可斬斷，不會留意，剛見對方變臉喝罵，眼前倏地一亮，知中暗算，忙用刀擋，已自無及，左目和口鼻等處，已中了好幾針，情急暴怒，厲聲大喝，揚刀要追，二次口剛一開，第二批飛針，又連珠打到，右眼雖被護住，口裏又連中了三針，覺着舌頭一麻，左眼已然射瞎，更是奇痛鑽心，知道中了毒針，驚慌暴怒中，不顧追敵，連忙左手揮刀，緊護面門，右手將針拔下，用牙齒咬住舌頭，連擠帶吐，強忍奇痛，朝前一看，四姑見已打中，恐其追來拚命，已早縱逃出去，耳聽遠遠馬羣踏地，與喊殺之聲，震撼山野，飛馳而來，知道好些有力同黨，已然趕到，可惜晚了一步，一世英名，死在婦人之手，不由怒發如狂，正往前追，忽想起胸前，還有兩面飛鉞，幾次想打劉氏弟兄，未得其便，何不取用，忙把活套一拉，飛鉞剛取到手，四姑人已逃遠，同時，左眼奇痛，半邊頭臉，已全麻木，料知毒發，死在片刻，仇敵已追不上，滿腔怒火，無可

發洩，再往馬羣來處回望，目光到處，前面曠野中，塵沙滾滾，黑烟飛揚，二十餘匹快馬，已由村鎮那面，越過小河，奔騰而來，自知祇二行動，必要倒地，不如捱到這些好友趕來，見上一面，告知前事，請代報仇，然後回刀自殺，心念才動，猛瞥見下餘九個同黨，已被仇敵殺傷了好幾個，下剩三人，正受敵人圍攻，形勢萬分危急，劉挺手持長槍，正朝自己一個得力同黨暗算，二時情急，不顧傷痛，忙把兩面飛鉞，用足平生之力，朝敵人叢中打去，劉挺自從四姑一來，便率賊黨退下，去向同黨助戰，瞥見囚僧，中了毒針，眼看大獲全勝，因恐仇人體力堅強，困獸猶鬥，想等倒地，再加殘殺，正在暗中得意，暗算別的敵人，忽聽腦後風生，忙即閃避，頭一鉞剛躲過，第二鉞相繼飛來，也未看真，便將人頭梟去一半，囚僧力大無窮，又當怒發如狂之際，羣賊正向敵人圍攻，驟出意外，那鉞來勢，既猛且快，並且一碰就拐灣，頭一鉞已打倒了四個，妙在全是頭部，兩死兩傷，內中一個，還是囚僧同黨，第二鉞，因將劉挺半邊人頭切斷，餘力漸減，仍有兩賊受傷，一輕一重，羣賊方自一陣大亂，那大隊人馬，也越河飛馳而來，文珠，辛良，久跑江湖，認出那夥人馬來歷，心中一驚，暗道不好，耳聽一聲長嘯，宛如龍吟，緊跟着，一條黑影，由廟前崖上，縱起十餘丈高遠，作一弧形，飛星下墮，直落當場，定睛一看，正是那位黑衣大俠，不禁喜出望外，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集分解。

